AUG 7 1928

說林

第五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原本 新字典 洋裝 布面金字 分訂六册 定價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本書之特色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二)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
(三) 糾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四)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五)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爲主
(六)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七)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八)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九)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十)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十一)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十二)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

編輯人

沈秉鈞 方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出版一年重印十餘次其價值可知茲更用特製鋅版縮印卷帙僅及原書之半點畫明晰仍不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學生之用刻製版已成民國三年三月可以出書

縮本 新字典 洋裝 皮布紙面 定價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八角

王(860)

說林第五集目錄

風流獃子　朱樹人
榜人女　指嚴
碧血花　非吾
胭脂雪　趙紱章
退卒語　蠻兒
寃禽語　恨人
病後之觀念　朱樹人

說林第五集

風流獃子

法人孟第來氏原著　　朱樹人譯

婆婆羅希與其徒數輩。日造一咖啡館作局戲。一夕。其徒輩皆不至。他客亦絕迹。館屋之窗。恆張布幃以障衆目。婆婆羅希從窗外翹足窺之。別無所見。但見雙雙圓柱。披以紅絨。其懸衣鈎。空無一物。諸椅相間排列。距離勻稱。椅背漆布。光明可鑑。坐褥陷處。狀若臍窪。室中但燃煤氣管四枝。而一照入鏡。光點至不可數。諸案排列整齊。案面雲母石色澤若豚脂。案上鮮花燦爛若張宴然。

婆婆羅希知不能遂其呼盧喝雉之樂也。意興爲之索然。開門入亦不復掩。但詰司櫃婦曰。諸公皆未至耶。婦正假寐。瞿然覺。微笑對曰。諸公今夕殆不復來矣。婆婆羅希恍然大悟。蓋是日爲一月之末日。於窶人最不利。其徒輩皆非上流社會。

其預算表出款中凡遇三十一日之月分亦以三十日計也婆婆羅希嗤之以鼻倏忽竟去

已而探懷出時表窺之尚未及九句鐘擬往見其所歡矮德爾爲道晚安而後歸寢乃燃紙捲於且吸且行此君肥碩而粗魯其狀貌之醜小兒見之必失笑性坦白而好訐年可四十許風流自喜蓋此君天性怯懦生平於愛情上未嘗稱意也矮德爾者小孀婦也狂躁善怒稍拂其意即便咆哮遭其凌辱者比於瘡痍之遇烙鐵曾不爲過婆婆羅希之初見之也若巨犬作柔屈狀幾不敢動其毫髮矮德爾知其畏己也乃以身暱就之婆婆羅希出其紅毛氈氈之指與之握手且懼且感此爲君識婦之始迄今已八年矣自是婦每以非禮相加彼則逆來順受百計溫存曲意恕之曰此小事耳質言之婆婆羅希之於婦寬縱而已盲從而已蓋慕爲情郎而實無情郎之資格者也

婦所居地曰麥祥敦街屋居第三層凡四間年租共一千六百佛郎皆婆婆羅希

任之。並月籌三百佛郎。彼若曰。我既愛之。寧不當慕慊慨而恥鄙吝耶。且婦自兩年來。習爲奢靡。凡一衣一帽之費。與夫到期之票款。亦皆婆婆羅希任之。與者無吝色。受者亦無愧容。婆婆羅希時或省其一月中於酒費以償之。亦不以爲慊也。婦既受重金。許其隨時相訪。不限晷刻。每至先振鈴。次以指扣門爲號。令我知其爲己。得以褻服出迎也。顧以理論。婆婆羅希之於婦家。宜享出入自由之權利矣。而婦不許。每至徘徊門外。癡笑不已。婦見之滋不悅。讓曰。不意子之爲傖父也。蓋婦深自韜晦。其家政井井。不異常人。人亦莫能測。僻處一隅。若惟恐彰穢德貽鄰里譏者。

一夕。婆婆羅希興到狂言。以同宿請。婦大聲斥之。婆婆羅希自是不敢復請。每獨宿無聊。則自慰曰。彼無情欲。但欲得一男子以自衛。世間惟無情欲者爲忠實可倚耳。

是夕。由咖啡館詣婦家。入門登樓及第二層。停步小憩。遇一老者。自上而下。狀若

貴人。執帽言曰。君非婆婆羅希耶。婆婆羅希愕然曰。予乃婆婆羅希也。曰。矮德爾非君情婦耶。婆婆羅希囁嚅未對。老者曰。直捷言之。勿迂拙。然曰。然否曰。否。君第語我。我當語君。以故。婆婆羅希乃曰。矮德爾實我友也。老者曰。此正我所欲知者耳。君得毋受彼之愚耶。婆婆羅希曰。此地不可以久談。其同往咖啡館乎。

兩人遂同詣皮酒店。斟酒兩大杯。酒色盎然。老者先言曰。足下爲彼美所惑。情興方濃。予不自量。竊願有以破足下之迷也。言雖逆耳。實出於相愛之雅。既承不棄。安敢不盡忠告之義哉。予竊謂此等婦女。愚弄正人。詐取錢財。以供其於酒揮霍之費。且陵轢少年。恣其詬誶。其罪實非淺鮮。不然。予何爲而發其覆耶。足下之受愚甚矣。予所言無一妄語。願鑒其眞誠而恕其狂誖也。

語已。舉杯祝平安。彼此以盞相擊而後飲。婆婆羅希引口入杯。幾沒其鼻。但見目光閃閃於杯間。既而以手加於股上。十指開展。如十條短臘腸。語曰。君氣盛詞嚴。不類讒慝之言。顧彼美予所愛也。而君乃痛詆之。其證安在。

老者曰。君謂我輩所居乃銅牆鐵壁堅厚不通聲息者耶。其實不然。石灰耳厚紙耳。醜聲之透牆壁而出也。易如透一法蘭絨。予自八年以來。與君之情婦爲鄰。彼此僅隔一板壁。此八年中足下不能見予也。而予於足下之風流罪過無一不聞之。若談笑聲唱歌聲擦地板聲開時鐘聲有一不入我耳者乎。亦嘗聞足下嫌魚價昂貴。予知足下乃勤儉人。身入市場購物者也。足下謂我語然否。

婆婆羅希曰。誠然。老者微笑曰。予亦人耳。寧不與足下有同情耶。此八年中。凡足下之所歷。其爲樂境也。予亦樂之。其爲苦境也。予亦苦之。予竊佩足下所處無順逆。皆出之以泰然。昨日彼以君之清晨醉酒也。申申相詈。而足下默無一言。予有時聞彼出言無狀。心頗不平。幾欲起而撻之。而君固恬然。雖然此猶其小焉者也。予之所以益足下者。猶有進。足下與此婦相處日久。婦之惡德亦日彰。足下每夕在睡夢中正彼愚弄足下之時也。且足下之來未入門。則一人早已藏匿矣。顧此婦非足下意中人而爲之賃屋者耶。

語至此。婆婆羅希蹶然起曰。有人耶。曰、然。曰、誰耶。曰、君未來。予聞其語聲。君已去。予聞其笑聲。非人而何。老者言語從容。婆婆羅希意稍動。又以其語有左證也。意益動。爲之沈思半晌。既而攘臂言曰。君言徒亂人意。予之識婦稔於君。婦安能欺我哉。憶往者星期之日。予見其恆詣一友家。啜茗閒談。是爲予識婦之始。自是偶居無猜。兩情遂篤。彼固孀婦也。寧足爲玷。我兩人雖未嘗同衾交好。已八年矣。予每入未嘗不扣門。而彼之啓予也。未嘗遲逾三十秒鐘。君謂有人藏匿。試問匿於何處。將在木箱中耶。雖不知引嫌之人。往來煩數。容或有之。然以此疑守正之婦人。則殊不可。

老者曰。小駱駝。蓋嗤其憨也。婆婆羅希怫然。喚酒保續酒。飲已言曰。君謂彼哄予。試問哄予何爲。將爲銀錢耶。彼視之如敝屣。且彼固淡泊不求甘美者也。將爲情欲耶。此又不然。彼之所求於予者。不過欲得一男子以自衛耳。已而伸手仰天言曰。天乎。予豈聾盲一無聞見者耶。

老者憫其愚。曉之曰。不爲情欲耶。此在足下則然耳。足下如患腦傷風病。玫瑰花在前。不覺其香也。無寧屏之而不嗅。彼則豈其人耶。今者我與足下兩人在此空言。亦復無補。予頃者不嘗言我輩所居。非銅牆鐵壁。堅厚不通。聲息者耶。洗耳聽之可矣。更有進者。彼卽無情欲。且其視銀錢也。百倍於草芥之賤。果一一如足下所云矣。雖然。亦安保其不哄足下哉。婆婆羅希聞之愈惑。問曰。是何故與。老者復曉之曰。彼必哄足下無疑。其爲哄也。無有已時。何也。此固婦女之習技也。先哲有言。男子哄婦女爲數有限。其率爲二之一。婦女哄男子爲數至巨。其率爲百分之九十七。所謂九十七者。非虛數而已。統計學證之明眼人核之。而知其確爲定率也。願足下勿疑。且此語之合理與否姑勿論。今者我與足下在此談論。亦知不速之客早已入足下之室。坐足下之椅。烘足下之爐。唱足下所教之歌。乎信與不信。足下自主之。予不能強也。予之義務則已盡矣。予之良心則已安矣。世間男婦果盡如予之能負責任。而彼此能相助也。雖受愚者之數。不必因此減少。若

夫至繁且難之絕交問題不爲則已爲之則易易矣予言已盡且俟後會言畢徑出

婆婆羅希躊躇不知所措惟喃喃作詛咒語展其兩股以大指插衣袋中兀然不動者久之既而以手拍案杯盆鏗然作聲酒保以爲喚已也趨前問曰先生尚欲飲乎婆婆羅希曰予不復飲勿再相擾問酒資若干酒保以一佛郎二十生丁對婆婆羅希納之而出

天寒甚霜風砭耳時火車站旁之時鐘正至九點三刻麥祥敦街車徒喧雜星光燦然婆婆羅希踽踽獨行過木桶鋪見玻璃窗內木塞纍纍瞻覽久之復迤邐前行不覺已至矮德爾家門首立街沿下兀然如蠟燭足趦趄不遽登也須臾遂去去而復來如是者數次彼以爲不速之客不遇則已若其遇之計將安出盛怒之下何施而不可彼比者夜間捕得一鼠大怒立斃於一拳之下益懍然有懲前毖後之思因是躊躇不能決足已登而復引下者屢矣既而以兩手加太陽穴顫動

不已。震怖不可言狀。路人見肥大醉漢。躑躅往來。口中作詛咒語。皆大駭愕。相去五步許。電車轔轔然過於其側。間一分鐘。必過一輛。每車兩燈。形式奇特。婆婆羅希驚魂漸定。以爲墮此婦之術中者已八年。彼卽聾盲。寧不畏上帝之震怒耶。思之憤甚。瞥見金星過眼。旋明旋滅者再。此時若有人捉其項。越麥祥敦街。衝突車馬。馳驟而前。又橫掠街心。突詣矮德爾門下。精神恍惚。幾不知身之何以至此也。但覺耳鳴面熱。佇立片刻而後振鈴。惟忘作暗號。矮德爾在內問曰。誰耶。婆婆羅希曰。予也。急出時表驗之。十秒鐘而門啓矣。

門房中一燈如豆。婦笑靨迎人。腰圍襪襪長裙。蓋遊罷甫歸。慵未卸妝也。臂袖錦結。色已蔫矣。見婆婆羅希。出纖纖之指。歡然握手語曰。時光已晚。予意子不復來。頃正彈琴。待就枕耳。

婆婆羅希若聞有聲營營然自梯井中出。自語曰。淫娃謊予耳。又見廳門半開。琴臺燦列。振步直入。婦尾其後。呼曰。姑視我。婆婆羅希不應。婦於鏡中見其面頰如

糙紅磚。眼如胡桃。問曰。子病耶。何爲作此態。曰、何病之有。汝哄予耳。婦若不解其意者。曰、何謂哄。汝汝意云何。曰、汝匿人耳。曰、人耶。曰、然。曰、誰耶。曰、有人耳。不知爲誰。汝糊塗蟲也。

婦語次。態度從容。但以微笑出之。婆婆羅希氣爲之沮。又恐一發之不可遽收也。於是問罪之師轉瞬而變爲降虜矣。

婦走詣煙突前。以油燈至。且高舉之。急曰。子將何說。婆婆羅希曰。某君以此告我也。婆婆羅希語未竟。恨悔之心。如潮而至。若深爲婦訟寃也者。彼自八年以來。兩人生活於水晶宮中。天晴日麗。無纖微雲霧。今亦安能翳之於頃刻間耶。婦則嘲之曰。若是乎。予不將委其身以受惡犬之狂吠耶。

婆婆羅希窘甚。欲求一說以自圓。與之息兵修好。以免城下之辱。苦思力索。驟不可得。婦不能耐。以燈灼其鼻。油湔其衣。厲聲呼曰。可矣。婆婆羅希知不能以口舌取勝。計惟有卑身屈節以乞憐而已。

婆婆羅希嘗入中學校修業四年。於拉丁文字。粗識門徑。至是窮極無聊。乃用拉丁古語自解曰。凡屬人類。莫不有過。何反目之有。

婦曰。汝豈以我爲矢的耶。今以燈授汝。汝其持之。婆婆羅希不得已受燈。哀聲籲之曰。子勿相逼太甚。予知罪矣。子其恕我。婦曰。汝求恕於我。我不求恕於汝。汝第率此而行。久久當自明也。汝眞率少惡意。今者以非禮相干。他日容可情恕。此時則否。汝謂我藏匿情人。此人之所在。汝所知也。汝往求之。我不復相隨。凡我之各室與室中之壁櫥。搜索必徧。無有遺漏。信有其人。必可得也。

語已。轉身便去。面琴臺而坐。手翻樂譜。重奏殘曲。婆婆羅希持燈木立。躊躇久之。偷眼覷婦。則霜威懍然。自嘆曰。予之獲咎甚矣。其受譴也固宜。

既而持燈入梳妝室。溫煦宜人。此少婦袒裼遊行香澤發越之所也。所見無他異物。一水管也。一臥椅也。一修廣之妝臺也。一盛襪之櫃也。惟牆之一面障以細紗揭而視之。懸一長裙。狀頗臃腫。察其下。殊不露人足。以手觸之。乃遇板壁。惟婆婆

羅希聞自身之衣相切作聲爲之一震既而入寢室亦無一可以啓疑者惟陳設燦然有秩序足見中流婦女之家政矣廣榻一張中隆邊凹狀若化石中所見獸脊白石煙突之側飾以兩柱懸金針之時鐘一架觀於室中飾金具之光澤披椅布之純白窗幃布之潔淨可知居室之婦搜捕塵埃日不暇給惡念何緣而入復停燈地板上伏地窺牀下了無所見開壁櫥一一視之中所儲者多破布廢縑之屬尚有舊衣若干襲年代殆不可記摺疊整齊屑以椒末防蠹蝕也

復入廚下則見銅勺之屬光明可鑑儼如列宿羅陳燦然各得其所婆婆羅希瞻覽久之

乃入膳堂不意啓門時用力過猛狂風侵燈燄騰而滅昏黑中見一食物櫥中柱高接承塵板鉛粉爲之陁落其腹膨脝屋爲之窄仲首窺之從直角形破縫間微露一縷光線因得察見下部之嵌板婆婆羅希詫謂彼灼灼之光得非游手之人

於橱門上擦燐頭火柴所致乎。前行五步許。捫之得突處。啓其門。則一人兀坐其中焉。蓋此君以橱爲精舍者也。惟窄僅容膝。空氣寡乏。且承塵板近接頭頂耳。此君年可二十五歲。翩翩年少也。鼻架眼鏡。項圍絲巾。扣針輝映作綠色。以嵌板作支腰具。踞坐其中。厥狀大類縫工。氣度閑雅。大有理學家風味。雖處困境。怡如也。兩股間燃一小燈。方用鹿皮擦喇叭爲消遣計。以待婆婆羅希之去也。事既敗露。少年從容出橱。移燈案上。無一毫慌張態。詞鋒機敏。一掃愚蠢人無謂之口頭語。但曰。此固予所逆料者也。非今日卽明日。旦晚必敗露耳。既而以謙恭之貌。爲簡括之詞。則曰。一切惟君所命。亦無絲毫乞憐之態。語已。從記事册中。出名刺一枚。授婆婆羅希。此時婦方在堂中撫洋琴。奏西班牙舞曲。一曲將終。宮商雜奏。宛如鈴鼓齊鳴。洋洋可聽。尚未知婆婆羅希見少年之手腕。與其名刺。方瞋目疾視也。少年則曰。此予之名刺也。願君哂納。婆婆羅希攫之。如學生攫蒼蠅然。急納衣袋

中。不之讀也。已而曰。汝其速去。如何處治。容後語汝。少年逗留不去。且曰。君之所以處治我者。甚願知之。顧此非家人講論之時也。不敢相強。惟君盛氣相加。於心不無戚戚耳。至於房中之樂。此後自當讓君專之也。

少年語未竟。婆婆羅希步而前。握拳擬之曰。汝其速去。毋益予怒。少年方欲啓齒。婆婆羅希曰。汝尚欲言乎。曰、然。曰、速閉汝口。汝欲知予處治之方乎。此必不能令汝知之。徒嘵嘵耳。試觀予手。如許顫動。非欲得汝而甘心者耶。汝能見機而作。汝之幸。亦我之幸也。不然。遲一秒許。流血徧地矣。去去去。勿遲。

少年遯跡橱中。雖困頓而不辭者。情爲之也。情之所鍾。何險不冒。聞婆婆羅希語。了無恐怖。從容語曰。予非敢忤君者。但有一言相約。予去之後。堂中彼美。君不得挫其一毫。若不得請。誓死不去。予所在者。非君之家也。而君乃逐我。寧非怪事。顧予不欲過拂君意。故勉從君命。然則予所求於君者。君不當許之耶。

婆婆羅希知此事非強硬不能了。脅之曰。予且下手矣。少年笑曰。君第爲之。少年

安詳機警。堅定不撓。眞乃勁敵。婆婆羅希對之。目瞪口呆。無以爲計。但促之曰。子其速去。少年曰。君其許我否。婆婆羅希勢蹙。作牛喘聲。勉應曰。唯。其聲若含物然。少年頷之以首。狀貌嚴重。須臾乃去。

婆婆羅希憊甚。足力不支。頹然倒於座。兩手拍其股不止。少息登堂。婦弄風琴如故。而曲則已易矣。十指如凝脂。色與琴之白鍵相亂。手腕純熟。兩手迎距離合。如兩小犬競逐然。見婆婆羅希至。微笑迎之。已而鑑其貌。怒氣勃勃。知事已洩矣。益微笑不止。

婆婆羅希徐步至其側。溫顏語曰。彼何人耶。婦佯若不聞也者。時一曲方終。尾聲若風濤。樂止。婆婆羅希復曰。予問汝。彼何人耶。婦直對曰。不知。婆婆羅希以手加其身。婦驚起。疑其將不利於己也。豈知婦雖肆口謾欺。詐爲鎭靜。而桃腮玉腕。婆婆羅希見之魂消。聞婦語。漫應之曰。唯。忘情負義之舉。所以爲報者。惟此一言耳。已而悲從中來。手腕無力。不期而倒於地。伸臂抱婦腰。以首投入懷中。此時兩人

一跽一立。蓋滿腔怒氣。早化爲百結柔腸矣。見婦之驚起也。慰問之曰。何故至此。何故至此。

婦驚魂已定。復其微笑之故態。婆婆羅希髮故稀。婦以手撫摩之。此時從上俯矚。但見其頂部肩部。覺蒼老之氣。不啻於十分鐘時。陡增十齡也。婦曰。察君狀貌。殊足令人生怖。君得毋狂耶。婆婆羅希仰首語曰。予實不狂。汝之哄予則信矣。尙何言哉。

婦訝曰。予哄君耶。婆婆羅希起立語曰。薄命兒。公然撒謊。事已如此。尙得謂之不哄予耶。曰、予何嘗哄君。曰、然則彼何人耶。曰、此祕密家事耳。予安敢洩漏。君且勿問。問亦無益。

婆婆羅希默然半晌。已而慷慨勃發。幾幾乎氣吞地球矣。繞行屋之四隅。若向之控訴也者。婦恐其去。躡其後以沮之。又巧爲說辭以殺其怒。婆婆羅希自訟曰。予信汝太過。以至於此。予之咎也。於汝何責焉。婦曰。君若無我。將不成爲丈夫矣。婦

語殊唐突。蓋以餂之也。

婆婆羅希不悟。率爾對曰。是固然矣。雖然。藏匿情人。非義婦也。此語一發。而婆婆羅希如大魚之入網矣。婦以足蹴之。大肆咆哮曰。予若爲不義之婦者。安肯冒不測之險。嚴守他人之祕密以踐宿諾耶。

語已。淚如泉湧。悲不自勝。頹然倒於座。婆婆羅希瞪目視婦。疑其言或不妄。繼乃深自咎責。痛婦之受誣也。則請於婦曰。卿而能改前非。請釋小怨。重修舊好。婦則曰。未嘗有非。何改之。有寧有清白如予而見疑於人者耶。

頃之。益傲岸自陳曰。已蠹之果。擲之可也。既不見信。卽愛情亦何足取。予之所望於君者。見重尤甚於見愛也。斯語也。其思想之高尚。幾欲占女界第一流位置矣。

已而抱婆婆羅希之項。嗚咽語曰。君其速去。毋慟予爲。

婆婆羅希痛輕信人言。以致起衅。悲極而涕。婦以一箭而射雙鵰。從此兩個情郎。化仇讎爲兄弟矣。

婦至此乃告以男子之於婦女干涉不如放任之爲得婆婆羅希一一如婦教於橱中人之究竟亦不問也而一千六百佛郎之租金三百佛郎之月費與其他種種利益則納之如故

榜人女

指嚴

錢塘某公子門閥高華朱輪十乘每游西湖葛嶺間則裙屐閑雅裘馬清狂兩行珠履客錦囊奚動以十百計僉目之曰小平原性豪爽一擲千金丰采甚都善棋酒能作駢儷文及小詩風流自命芳草王孫不數也顧漁色凡小家碧玉陌上羅敷苟爲目精所眩無不多方羅致之有不遂者輒用鉤距周內之術以飽其慾春風所呴旋吐棄之以故綺障多端身受者含垢匿瑕期勿表襮公子亦遂淡焉若忘然往往有銜寃地下者孽哉陰謀爲道家所忌佛氏有地獄之說我無後福盜嫂者固自知矣

無何三十初度膝下猶虛姬侍三四乏當意者因思更選花枝爲畫屏生色門客

獻忠者觸心電奔走浙東西迤及蘇滬所汲引者何止數十百公子輒笑置之一日客或言蘇之橫涇鎭有吳娃者頗嫵媚可人苧蘿浣紗師師舉舉古今人何嘗不相及也公子聞之意亦歆動然鑒別素苛斷不肯以一言爲信史乃拏舟自往桃源世外忽產麗姝而問津漁郎卽乘春潮來此洞口彷徨儲偫始得之於桃葉渡頭則沿溪小屋才及三椽楊柳岸曉風殘月柴門臨水小艇自橫境之幽寂可知也公子僞爲買櫂游山者一老嫗出言梢工皆他去靑雀舫爲城中某太君賃定南游天竺香市歸期未可知貴人枉顧無福消受矣語時果有少女於簾後露半面相窺第覺長眉秀靨玉豔照人公子欲逼視之爲嫗所蔽不得前公子意欲入室一坐嫗似惡其儇薄者因曰家無男子未便留賓請貴人自重公子嗒焉若喪足甫出閾門客從之者欲有所語嫗闔門自入矣

公子謂其客曰霧中之花撩亂人意必更作劉楨之平視方可爲鐵案也客曰易耳天上瓊仙禁中貴嬪猶不難一探其芳信何物貧媼自居奇貨公子倘肯揮重

金請以二六時間玉體橫陳於帳後矣公子笑曰將軍勿輕敵秦非無人魯秉周禮吾見此事之不易也客曰否否近村有枌榆社春期賽會游人甚多客引公子往則嫗挈女膜拜其下焉公子因得一飽眼福端詳再四信可人兒也未識綺羅天然淡雅偶有嚬笑尤足醉人公子自謂閱人已多然論本色則六宮粉黛殊不足當其一盼傾倒既至欲得之情益切因語客曰信美矣子好爲之斛珠餅金所不計也客力自任公子返闔廬城靜俟佳音以爲綠珠小燕不日作掌上舞矣

使君五馬空令踟躕不樂宋王鳳凰失色蓋女雖舟人子以母舅業儒愛女慧授以卷帙故讀書識字父逝世約五稔遺產有舟數艘母子因依頗足自給擇壻須士人故二九未字也然鄰生某與女年相若頗擅文名貧未娶夙慕女才色欲締絲蘿生父亦老儒以女家操舟業微躊躇不即許女母又似憎生貧意見各存遂致蹉跎歲月而生與女之愛力則如十丈游絲蕩漾空際欲結不結裊成心篆有

相思兩字隱見明滅其中焉嗚呼是亦大可憐已

客以游詞重金昭媼媼始堅不許既而微動因愛女故以問女女執不可乃絕客客自以已誇於公子前無以報命大恚知女執拗之必有繇來也徧訪鄰近始悉根柢欲以計使自絕於生因徧布流言誣女不貞嗾戚友諧笑以激生忿生果入彀疑女事且決裂矣會女舅與生父過從談及錢塘公子覬覦妾媵事生聞之偶語其友友固與客稔知客爲錢塘公子游說者事乃大白共邀集社友詰責客客大窘遯去生始悟女寃急求諸父刻日下鏡臺所以慰女而絕錢塘公子之野心也期以來春設青廬諧花燭有情眷屬玉汝於成生與女共謝彼蒼之有眼矣

客奔吳門告急於公子公子若失魂書空咄咄至廢寢食見客則詬詈不已客長跽請命誓必設術以贖前罪公子曰奈何客曰走徧天涯覓一尹邢宛似者當之公子掉首向內微吟除却巫山之句客又曰刼之以來藏於他室誰敢詰者公子搖首曰吾不能爲沙吒利更恐人爲都虞候此必不可行客曰然則暗度陳倉一

親香澤差強人意亦以間執讒慝之口何如公子沈吟曰慰情聊勝無子能爲之亦良佳余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因不暇計及其他也客曰唯唯惟命

越三日客報於公子曰可矣鄰村有某嫗者居尼庵左於女家爲戚串女母佞佛輒往庵中隨喜之餘與某嫗訂連牀夜話之約以爲常時或挈女偕往女以從母姊妹禮禮之余乃往求嫗設策嫗誦佛號以拒之餂以巨金始動乃言某日夜母必偕女詣庵修佛事公子可潛伏彼室好事不難成就也公子喜屆期而往嫗匿諸窟室悶欲死無何夜深矣佳音不至嫗倉皇入曰事不諧矣女以抱恙未來後會有期幸勿灰心也公子頗悔誓不復往客亦懷慚不敢進言返逆旅摒擋作歸計矣忽嫗自至請於公子曰某日夜間必至且不偕母來公子如有意老身願竭棉力時公子已無意於此辭不往客聒而與嫗語訂以必來公子亦不怒嫗又懷金而出

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嫗家固無男子乃留一綽約輕盈之妙女晚餐力勸以

酒。女辭。不勝。杯。酌。嫗強。之。女玉。山。頹。矣。殷勤。告。歸。嫗不。許。掃榻。展衾。請暫。偃。息。嫗有。媳。挾女。入房。公子。早伏。於暗。陬。而女。不知。也。嗟乎。鴆媒。謠諑。蠆毒。浸淫。霜欺。已。睡。之花。風偃。無情之。草。焚琴。煮鶴。儘教。占盡。風流。怨粉。啼紅。何處。當歌。薄。倖。世路。嶮。巇。人心。惡。虐。於茲。爲。極。矣。

酒闌。燈。灺。更鼓。初。殘。女方。夢回。驚視。其處。則短。檠。豆。綠。小障。苔。青。四顧。無人。薰然。欲。嘔。不覺。頹然。再臥。而自。知有。異。急思。辨之。詫甚。嗷然。欲哭。聲觸。壁。嫗起。窗紙。作。卵。色。東方。漸白。矣。慰留。再四。意殊。殷。拳。女不。一。言。匆匆。遽出。嫗頗。窘。竭力。挽女。坐。女含。涕。欲。絕。悄然。無語。嫗見。其不。怒。以爲。未必。飲。恨。嬌羞。佯。嗔。實。闔。人之。恆。態耳。乃令。媳。送之。返至則。母方。倚。閭。媳因。告以。醉。留事。母謝之。恐女。慚。恧。愛不。忍。責。女無。一。語。入己。室。

由辰。達午。寢門。不啓。母方。以爲。酒。魔未。退。也。不之。異。無何。日晡。矣。堅閉。如故。試喚之。數十。聲。無一。答。始駭。然。下。楗。視之。則赫。然。懸。梁。矣。驚號。間。舟人。畢集。咸以。歸。由。

某嫗處必受欺侮幸勿使某嫗遁也乃擒之至嫗大哭呼寃母與嫗素沆瀣以姊妹稱見嫗指天誓日遂亦不疑無何案頭得一緘簽題明言致某生者以呈某生略云

妾命薄如雲患猛於虎無端橫禍辱及清白之身偶爾成災竟得汙泥之染孽由自作夫復何言平日何等自命一朝失足不死何爲老母年高罕知世事妾寃誰白君如有心幸勿以薄命人未關痛癢坐憚一番周折令奸人法外逍遙終身得志也血淚盈握以別君子謹守節泉下祝君子之後福無量耳薄命女某絕命書

某生得書一慟幾絕乃縛嫗致獄庭訊鞫者屢堅不肯承又并逮媳媳亦始終不言某無奈何生父以爲女書未指明何事疑其別有微指也欲置之生猶豫未忍然事稍懈矣會生父染疫逝世苦塊之中遂弛催比而女母以哀痛故亦咯血不起坐堂皇者以爲事無佐證乃判嫗自贖歸女族無健男母既亡舟人各攫貲他

去。生旋應。戚某招入。幕是時。公子。戢影鄉。廬足跡不復至。蘇一天。風雨消蕩無餘。而女之。寃遂如大海藏針。永無發見之日矣。

某生以服闋告歸。締姻於某氏。合巹有日矣。夜忽夢女。窈窕如平時。惟顏色慘澹。愀然不作一語。生忽憶及前事。絮絮問奸人果誰。女以手指西南方。忽一斑斕白額虎。跳踉而前。遽銜女去。生痛極大號。家人曳之。醒則淚痕透枕。函猶溼也。懊喪累日不能自已。奄然而病。病中合眼。即見女。或撫膺而躍。或蹲身而伏狀。至可憐。又或以手摩已腹。覺清涼徧體。病少瘥。如是者數日。一夕夢女招手於門外。不覺隨之。俱往過都越國。至一處城郭宮室。似曾相識。恍惚中聞人語。此浙西山水佳勝地也。俄頃至一第宅。漚釘獸環。大類顯者所居。飄然俱入。女步履如飛。常在數武以外。由廳事達書齋。卍字闌干。兜離別有風致。綠天深處。鶴夢方酣。蕉影垂窗。爐煙漾篆。疏花文石。楚楚可人。回廊數轉。忽不見女。蹤跡意大窘。似聞笑語。掀簾而出。爲婦女三四輩。一三十許。麗人。其餘或高髻或垂髫。皆靡顏膩理。秀曼罕儔。

生以爲誤入人閨閫瑟縮欲避婦女輩殊視若無睹膽少縱匿花間喘息俟婦女行遠始復出忽又聞一女子扶小婢密語喁喁蹀躞廊下突一少年紈袴子來就之態甚狎褻語細不可聞最後止聞彼已睡熟無妨也語畢少年乃與女子攜手去無何又一皂衣短襟作蒼頭狀掩映太湖石下久之一妖嬈少婦過蒼頭起而挾之少婦殊不怒調笑逾時相將俱去生默自計此何地也意中人又何在惆悵徘徊信步欲出則重門深鎖了鳥四垂矣大懼正捋汗時突聞履聲槖槖十餘人結隊至伏樹間窺之則前爲家人中一人豐頤廣顙錦袍玉貌略有鬚髯儀狀頗偉行將近忽一人撲而前其人乃呼譽仆地衆挾之始起見撲者何人則女也衆若無睹但連呼中惡中惡扶掖而入生意似大悟知此必所謂造孽之某公子也急欲挽女一訴衷曲覓之又乏蹤影矣花陰下一金鈴小犬躍出竟前嚙脛痛極大號則家人呼之速醒時已白日杲杲矣

生自驚夢後深知女寃必期得當以報然一時無由着手也既迎娶新耦宴爾之

情倍形鄭重偶語及女則生妻固女舅之受業生曾與有縞紵之交者也力言女貞靜沈篤有林下風絕不類小家女一朝慘死無論知與不知同聲嗟嘆君既與有舊盟安能不爲伸雪生曰余蓄此志久矣終不得一當因告之夢且曰此必非無因苟獲其人吾自有計較生妻乃詳詢夢狀忽大詫曰此吾中表親家之第宅狀酷似也中表故居杭州有族兄某巨宦某公子與吾中表親分宅而居然吾幼時曾至彼處族兄頎而長貌豐美見人喜諧笑吾嘗畏避焉不意其淫虐之至於此也吾中表兄夭逝今守柏舟者猶存焉君若欲一探究竟吾能爲先驅第問吾中表寡嫂已可得其近狀也生曰諾乃聽妻買櫂往

生妻歸語生曰信矣公子患中風猝踣於廊下宛如君夢中語茲事大概不虛也生曰然則斃乎曰否飲食言笑如常也惟艱於行動耳生曰然則女冤尚未報奈何生妻曰子姑待之吾聞其尚乏嗣續姬妾盈室醜聲頗播不久當生大禍也生曰何謂妻曰姬妾皆勾欄中人有舊好乘公子之抱恙也徵逐穢亂不避公子夫

人雖恚然無奈何聞女公子亦染腥羶矣一門搶攘除石獅外幾無干淨者其門祚豈能久乎生曰此言殊有味然聽其老死牖下已爲薄懲吾痛女切必欲設計以洩女忿吾不願其保首領以沒於地也

是年某生捷南宮供職詞曹又三年援例升太守某生以筮仕中懷頗淡又逾年分陝至浙忽自詫曰某公子其得覩廬山眞面乎既至浙以年少名流爭睹顏色薦紳往來酬酢無虛日且非生不歡生常太息不置

一日某公子折柬相邀某生以其人鄙欲勿往忽轉念曰吾健忘若此公子非某人耶吾正欲窺伺其運動手段而定何以對付之法曷爲勿去乃從容偕友人過訪入門見廳事齋閣園亭廊廡無一不肖夢中豔姬與妖童調謔之處猶宛在目前也不覺大駭歎女之靈爽不泯若此既而淺斟細酌豪竹哀絲窮極歡暢出家伎兩部紅粉成行色藝爲一時冠主人貌豐腴顧病瘵傴僂不自由然風流未減能自擲笛令伎唱新聲衆皆擊節歎賞某生亦不覺移情醉飽而別自是不通問

者累月。

某生恆思公子爲人不過一聲色中討生活者耳惟門客繁雜頗多不軌者廁其間彪形鑑目豺聲之輩不可僂指數蓄養此等人其意何居且聞公子家瀕式微而仍豪華若此意者得毋叵測邪事雖莫須有吾不可淡焉若忘坐令吾慘酷之意中人含寃萬刼且果爲社會之害焉亦不容不去也思乘間進言於上峯不得間又因循者年餘

無何公子夫人以疾卒設奠之日上自監司下逮遊氓無不致生芻挽麥舟爭來會葬某生亦袍笏將事焉既葬公子又廣延諸談宴者爲鼓盆會以示曠達且欲藉以慰悼亡之意也是時某生若有所感遂不復往

越二月公子姬人某氏者與孌童夜遁公子遣門客追獲之坑諸後院姬母擊鼓訴錢塘令令飭役掘視之信欲逮公子公子徧行賄并以二千金啗姬母事卒寢錢塘令亦得二千金遂無敢呼寃者

又一月公子之姪入繼爲嗣年十九矣爲之娶婦美姪愚騃幾不辨菽麥公子瞰婦隙調之不從閉一室得間遁歸母族訟於官官又欲逮公子公子又遣客上下賄囑得無恙里中人皆側目而公子益安如磐石

無何某生以卓異任杭州首府公子大喜曰吾舊友也時時入署關涉訟事某生輒婉拒之求其間而未得也一日勘盜盜三人皆刃傷事主及奸淫巨案贓數累累問首及窩主俱不承先是某鄉富戶擁資巨萬莊戶數百人邏察綦嚴某夜忽有劇盜數人躍登其屋邏者見而欲呼爲所殺時風雨甚盛守者半皆頹臥遂恣意刼掠幷殺其少女及媳事聞某生面屬錢塘令必雇名捕限十日緝獲至七日得盜三人皆夥從也不得主名兇忽有老捕犇告令某公子第內門客皆武夫健兒正分贓物聲勢洶洶有揮拳者公子居間和解之睨而竊視則皆某富戶所失物也因公子宦家不敢妄動願聽命錢塘令大駭馳白某生生曰吾固疑之今果然矣速捕勿遲毋恐也有禍在我乃持檄促緹騎圍其宅時公子與門客無一逃

者鬬良久始就縛封其宅而守之公子既對簿詞甚銳利語侵生生不答動示以證據猶不承乃上其事大府褫官爵加刑訊公子不勝箠楚始帖服生恐事且中變也急請命於大府時匪亂方熾鄰省皆陷羽檄紛飛鶴唳風聲一日數警大府亦虞盜多通匪爲患滋甚案期速了乃奏請朝命就決門客二人公子減等配戍黑龍江家產盡沒入官案遂結

明年公子行至淮上捻匪方熾叛去從賊刼擄時杭城亦不守某生從某公轉戰至閩又從征金陵掃賊巢旋踰淮入豫又至齊與捻遇所向有功得保方面而公子亦跳梁淮泗間會長圍既築賊勢成釜魚有乞降者公子亦在降人中生知之欲免其死忽夢意中人冉冉至再拜而前曰事垂成矣幸君子勿縱虎歸山也生憬然悟乃執公子戮之就刑時公子舉首見生忽作駭異狀大泣不已呼曰乃汝爲之耶吾負汝矣吾死耳又奚辭行刑者訊之則曰頃見高坐堂皇者乃一美女子吾曾淫之以致死也生聞之太息累日自是不復夢女

指嚴曰因果舊說達人所不道然淫惡之人天奪其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亦情理之常而影響報施之所不能免者也某公子縱欲敗度橫恣無禮戕賊人子不知凡幾卒輾轉受報於貧女之手楚公子圍所謂余殺人子多者非邪迨夫某生情種不忘故劍一念通神妖夢是踐公子之伎倆雖多終難倖逃法網毒哉淫惡之神怒民怨也在公子暗折繁枝空牀拋下寧不自以爲得計又烏知爲鬼揶揄身膏斧鑕其機卽伏於是哉世之自詡風流者視此當復何如

碧血花

非吾

毒藥歟？

利刃歟？

炸彈歟？

咄！怪事咄！咄怪事俄國首相伊斐以無疾而死之又明日其世子亞非亦斃於匕首之下牆之高過城垣門之堅若礮臺警察之威如大敵彼虛無義士無君

諸黨類縱有驚天動地之魄力亦不得越雷池一步而首相父子竟皆以強死而暗殺之事竟出於首相之府中是眞不可思議是眞令人不可思議

大盜隱迹警察無力民心噪動俄帝赫然怒諭十日內不得罪人迹者警察官其各罷爾職由是警察官之心大懼責任亦大重

露西！露西！！鑄造偵探之大工廠俄京！俄京！！全國偵探之中心點其手段之活潑布置之周密魄力之偉大久已嘖嘖於世界人口王室倚之爲長城黨人視之若大敵其可重也若是其可畏也若是今對於此案則皆瞠目束手不能措一辭畫一策而赫赫盛名之大偵探家羅司克其夫人沙弗亞早於首相被害之前二旬忽不見至是羅亦杳如黃鶴之飛去於是衆議喧然或謂羅將爲求故劍計或謂羅必爲虛無黨人所暗殺或則曰羅恐是案之不勝任則前日之聲名立掃地故先作隱避計萬聲鼎沸擾擾如蛙鼓之怒鳴不止

繁華事散金谷園空巍巍之首相第昔日車馬如龍往來如織門多顯者出入大

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曾幾何時耳人亡物去不勝今昔之感而況銅雀臺上燕子樓中猶有人焉含酸茹歎隻影單棲時或呼負負不止者則首相之愛姬霜劍也姬故巴黎產僑居聖彼得堡僅二旬耳花容玉貌傾國傾城首相一見悅之貯以金屋大有終老溫柔之意孰知風波突起好事頓消昔日之歌樓舞館今則一變而爲愁雲慘霧之鄉噫錦闈虛掩羅幙空張寡婦賦一篇恐亦難盡箇中之苦味而綠珠俠骨欲作墜樓之舉者屢矣

山寺鐘沉江樓笛歇夜已過半萬籟俱息世界頭等大都會俄京聖彼得堡時奄臥於朔風野漠雪花飄揚之中逸如也忽一聲捕盜如霹靂之驟發於雲間轟震人之耳鼓而槍聲鼓聲佩刀聲人足聲警察之鳴笛聲騎兵之鐵甲聲並時而發盜！盜！！盜！！！捕盜！捕盜之聲乃直出於巍巍之首相第咄！怪事咄！咄！！怪事

人集矣門破矣赫赫之警察官至矣警官南面坐巡士馬兵雙行立槍與刃排列

如林氣意唐皇哉未幾得盜於東室之隅盜固文士也儒冠堯服舜步禹趨弱不能勝衣而竟敢爲盜而竟敢爲首相府之盜盜既就縛階下警官厲聲呵之曰是何地爾何人汝竟敢至此將爲行刺乎抑爲盜金乎直供其勿隱盜無懼色且大笑視警官警官忽大駭急離席而解盜之縛且慰之曰起！起！！起！！！羅斯克先生君何惡作劇如是令我幾不汝識想先生手段神通已爲首相復此大仇矣羅謝曰僕賴首相之靈及上官之力大惡已得敬爲上官前程賀警官作得意色曰老夫固知非先生之力不能辦是今若是可知老眼無花也雖然罪人何在願先生明教之羅曰卽在本第警官曰先生得毋誤乎豈有以巍巍之首相第而竟變出蕭牆耶先生得毋誤乎羅曰有徵物在遂從懷中取出一匣授警官曰啓此便知警官依言行之則大駭曰虛無！虛無！！是虛無黨人之同心匣君何從而得此羅曰得之於首相之愛姬霜劍警官益駭曰霜劍耶其眞罪人耶聞彼於首相卒後不食者七日覓死屢屢矣而竟弑其夫殺其子人心之不可測也若是世情

之險詐也若是

堂上喧傳罪人至矣時千萬眼光齊射霜劍一人霜劍居止如常面不改容警官問曰首相父子之死非出於汝手乎曰然曰彼何負於汝而竟忍心若是霜笑曰我奉天帝之諭國民之命爲社會除此大害警官汝亦知我乃虛無黨中之一健將乎我黨以伊斐父子竊位擅權欺君欺國前月全國公民血書立憲請願書皇帝已有允意而彼二人者以爲不利於己力阻之使我歐洲一片乾淨土仍留此專制虎之遺毒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黨決議殺之實行員之職余當其選乃以美人計誘伊斐彼竟中之乃以拉酸哥水殺之是爲余毒藥殺人之功狀伊斐既死乃謀所以殺其子者亞非素好深夜獨步園中余乃飛劍斬之是爲余利刃殺人之功狀二人既伏天誅余乃盡哀以自飾非畏死也爲將來之用也而終爲羅斯克所敗羅眞可兒哉羅君羅君汝知我之祕密汝能知吾爲何人乎視！速視！！視！！！速視！！速視！！！速視吾之面羅舉目視之則大駭身顫動不能止噫是何故

是蓋因一絕代之佳人忽變而爲一極醜之鄉婦而赫赫之首相愛姬頓現其二十日前潛逃之大偵探家羅斯克夫人之原相也羅安得而不懼羅安得而不大懼

是時堂上人大喧警官亦莫知所措而如虎如狼之巡士騎兵亦面面作木雞立若魂靈盡爲霜劍攝去者然一幅荊卿入秦圖亦難寫盡此時之情景而霜劍則鼓掌大笑曰羅君今日黔驢技窮矣汝能得我黨於祕密之地我日伺汝旁而竟不覺怪矣我窺汝十二年矣所以不汝毒者爲我將用汝以探政府之祕密耳今事已至此我將成我第三次之功狀矣視！速視！！視！速視！！速視！！！速視我手中之物羅側目一視大駭曰炸彈！炸彈！！是乃最猛烈哈的斯炸彈走！走！！走！！！速走！速走而一聲霹靂早已葬此巍巍首相第於深煙烈火之中惟賸幾點鴛鴦之血長留此爲記念品耳

胭脂雪

玉田趙綬章

鄂之某邑。劇縣也。民狡而獷。游手者十居其五。曠業而嬉。則每以侵漁簒攘爲事。邑有猾胥陸姓名阿六。操博術。其爲術也。神施鬼設。蹈瑕抵隙。網羅布四匝。如毒蛛在中。坐待吞噬。罹其中者。無或遁。其徒以十數。售意喻色。變幻出眉睫。如臂指之應。百里外飛旨密語。捷於桴鼓。凡蚩氓騃豎。偶遭其徒。不待操戈矛囊金已取之。如寄。而家毀身滅者。且相踵接。結納遍官府。訟之者恆不得直。故勢日張。善類則日以慄慄。

邑城中某長衖。地處僻區。長日寂寂。杳無足音。聲響所被。惟野童三五。擲瓦石以嬉。或相譟逐。偶有吹餳簫過衖者。則婦孺譁集。餘惟房陰倒影半覆。長衖。視日晷徐移。而已。顧晝靜若此。而入夜則往來者雜沓甚夥。三五爲曹。或伏首趨。或勾肩行且語。或市譁戲詈相馳逐。暝行手燈者。爲狀不一。咸錯落畢趨衖中一巨室。此巨室矗臨衆矮屋中。氣象傲然。儼代表其主人之性質。主人誰氏。則阿六也。六故貧賤。後以博起家。視儻來物不甚惜。馳交游。援聲氣。希餘瀝。效奔走者。又羣拱

之。故橫暴日甚。凡臨此室者。除博外。餘則皆貸於六。六固無虞其悍不還。則恣意盤剝。日以吮血瀝髓爲事。

一日。六與其徒羣聚於密室。若有所議。咸歡忭作笑容。漏初定。僮白何姓至。俄一客入。年二十許。貌愿愨。衣冠修潔。而跼蹐多傖氣。於是衆咸笑逆。中一人排衆拊客肩曰。君固信人。無俟我輩遲駕。語已詭笑。客則於喉際作聲報之。亦不譫爲何語。一揖入座。各相款談。客但唯唯。須臾陳博局。六向客曰。我輩遊戲。不在勝負。君遨遊盛局久。視此戔戔。得勿齒冷。客則面赭就局。既終。客稍負。斂局而散。

何姓者。家於村。距郭里許。業農。家中資有博癖。父母亡。益無檢。妻楊。亦農家女。白皙有恣首。慧婉端靜。屢止其博。顧不能悛。一子甫週歲。及何屢夜出歸則神智張皇。尋覺妻孥楊惟屏息待。顧中心怔忡。憂之蔡甚。久而家之資奩什物半歸質庫。器皿之屬。亡也忽焉。俄而田廬漸次署契付他姓。以至飢寒不免。而何尚出入六家。狀如痴發。蓋兩月餘。無日不博。無博不負。負則貸於六。倍蓰子金。巧取豪奪。爲

術不一。何之署據已至盈握。亡何而至悲至痛之慘狀。更相逼來矣。

時至仲冬。霜露漸寒。長日。釀雨。天陰。陰作墨容。林葉。辭柯。髡幹。蕭瑟。涼風。一吹。砭人肌骨。夜色已深。街衢靜悄。惟聞霜柝寒鐘。遠近斷續。仰視雲際。時透一線冷月。光被逕路。猶約略可辨。時則何博歸。縮項擁鼻。履聲槖槖。循窄徑抵一村舍。至門作太息聲。舉手欲叩。復止。凝立良久。則屬耳籬際。聞兒呱呱泣。婦則夢醒乳兒。語猶模糊。窺之。則窗際燈火尚熒。光至凄黯。已聞婦太息聲。復似揮涕。彷彿絮泣。躑躅間。村犬吠聲如豹。遠近相屬。卽叩之。微聞婦應。俄披衣瑟縮出。啓戶納何入。已則復臥榻拊兒。何面赬無語。凝坐榻畔。覺飢火中燒。若不可忍。起尋廚次。得脫粟半盂。卽冷啖之。就臥後。輾轉思恢復之策。途路已窮。勢必須再擲孤注。以爲借一之舉。苦不得術。憧擾中。尋亦就寐。

翌夜。何復入六家。擬幸復所喪。而六與其徒。已設阱以待。蓋何資榨無賸膏。初思絕之。繼有進策於六者曰。若雖牀頭金盡。顧不有牀頭人乎。以彼姿首。三百金不。

難。致。也。盍假資於彼。邀使署妻作抵。轉瞬間。金復。於我。猶寄。外庫。而娉。婷。者。入。我。掌。握。或充。君。下。陳。或以。入。青。樓。邀。重。利。策。寧。有。善。於。此。者。六乃雀躍稱善。計竟而何入。六則目止其語。故仰視屋梁。睫毛開闔。稜稜然若不相識。何則逡巡就其徒耳語。其徒蹙額作沈思狀。卽曰。是或能得命於主人。但虞君無以作抵。奈何。何指誓天日。明必不欺。其徒躊躇良久曰。吾但傳君意。成否視君福命耳。則傴僂卽六。屏息語何假資再博意。六傲然他顧曰。是何難。速渠署押。三二百金。詎足溷乃公耶。何聞之。心勃躍若出喉際。不知所可。其徒已語塞退讓。何曰。何如。我固知事不諧。君自計。有抵則可。否則何饒舌靦顏爲。於是默然相向者久之。俄其徒作勢。欲語復止者再。何疑詰之。曰、言恐得罪於君。毋寧默而不言。何愈疑。詰愈力。其徒頓足起。拊何耳曰。主人性拘迂。假資例必有質。儻僞語符其例。蔑不濟矣。如幸能獲勝。特虛設一語耳。頗聞君婦豔名夙著。盍僞以作抵。卽使博負。若良家女。彼敢篡取耶。且可俟局終再議。亦無庸先署券。何初聞拂然。憤不可遏。繼信其語摯。幷忘

六之梟橫。則剎那間膽氣頓壯。遽應曰諾。

於是相將入局。初猶作氣。冀得當。數十巡後。彩色漸低。氣漸餒。心搖搖如懸旌。目瞇手顫。不知所可。俄而勢益北。竟不可支。局終大虧。資盡沒。注視博局。癡若木雞。六等則詼笑間作。雜以嘲諷。何聞之。益不可耐。如萬弩攢體。俄六起。迴翔室中。狀至得。已而大笑。聲磔磔如破梟。衆和之。震動牆壁。徐迴眸注何。語衆曰。聞何家娘子。明麗如天人。區區何修而得豔福。三日後。披幃窺新壻。當識老奴矣。即拈其髭不已。衆復鬨堂。即又顧衆曰。速渠具契。時已脩。宜息。勿久擾乃公清夢。語竟踞坐。盛氣向何。左手拄腰際。右作拳抵几上。其聲砰然。勢如隅虎。何驚魂初定。昏瞀中猶以爲戲。即微語曰。君輩勿惡謔。行當報命。即起欲出。衆則遮其前。如梏梏。六狂吼躍起。前捽何肩。擲使坐。顛去者尺有咫。曰。乃公積世精怪。鼠輩伎倆。詎足我欺。不署據謀免脫者何爲。再支吾者。老拳碎若顛骨矣。語次洶洶。勢將用武。何則憤愧急懼。一時交併。狀如僵。旋張目覓前畫策者。已不知所往。方寸益亂。顧勢迫甚。

萬無免理。念不如暫允圖脫。徐作計。卽爲衆擁置几上。顚顚然捉筆作據。悉如六旨。約三日資無出。婦歸六。

何之出也。信步投足。恍置身雲霧。念不如竄野以死。昏耗中。聞村犬夜吠。倏如夢醒。則距已舍已數武。既瞻衡宇。酸徹心脾。念三日後。燕去巢空。骨肉都盡。入此室處者。復不知誰氏矣。則淚下簌簌。既而呼婦啓門入。一如前狀。時兒睡正熟。婦猶絮絮問飢暖。尋入廚。覓溫餱以進。蓋預蓄者也。何益慚感。天性觸發。幾於失聲而哭。又恐婦聞。則伏首吞聲。淚盈於眶。強忍之。覺溶溶然。內達鼻觀。轉落喉際。哽噎交作。首微震動而已。俄婦已就兒臥。已亦擁鐵衾臥破薦上。輪轉籌思。苦不得策。思走貸戚友。而已自嗜博以還。戚友以忠告至絕交者。無慮十數。一旦靦顏呼將伯。寧有得理。且世事浮雲已已。一寒至此。詎有作綈袍贈者。思路既窮。則暗恨曰。孽由自作。夫復何言。轉視婦。則破衾一襲。擁兒拳跼臥。瑟縮如寒鷄。兒猶匿首母懷。啞啞求乳。則憬然思曰。母果去者。此一塊肉。奚術而育。益悲悚不復能寐。瞪視

窗櫺漸透疎白曉風穿壁隙中人如箭方縮首於衾俄六入笑前握手曰君鬚眉如戟何不耐戲至此即擲契曰戔戔者亦細事何勞芥蔕方驚詫忽婦綵服搵淚立六側六則搴婦偕出大悲奮起挽之一躓而寤曉日已曈曨滿窗婦已襁兒理炊逡巡起少食而去

同此晷刻而事迫於中者尤形迅速此三日中何奔走無停趾姑走貸尚冀得當尤不敢語此事於人人以其無檢也羣揣其作博費則皆謝絕亡何期屆益焦悚傍晚竭蹶歸對婦默坐背如鋩刺顧猶冀六雖橫或尚懾於法不敢掠人於市至此欲語婦使自作計而口噤不得發遷延間俄聞村犬遙遙作吠聲須臾近犬悉應勢如潮湧而人語嘈譁履聲雜沓已近門際炬光閃爍光洞垣內繼以剝啄雷動方兒懼尋聞人叱曰毀之闃然一聲白板仆矣衆手炬牆進前行者六也婦大愕疑刦盜狀復不類旋見前行者張目鶚顧就其夫大言曰限屆資無出尚何說速將婦就輿無誤我事婦心稍明然倉猝不知所出俄其人回顧立斂容笑曰嫂

莫恐。若夫以三百金歸嫂於我。吾家良疇廣廈。亦不辱嬌質。卽探契鬼婦面曰。此其據矣。婦大愕。抱兒返奔。衆拒之。奪兒擲榻上。嘶聲大啼。婦被髮呼天。加以衆噪。一時鼎沸。鷄犬爲騰。何亦拊心距躍。踣地而暈。而婦卒爲六輩捉拽。置輿中以去。自婦之見奪。何已無復生趣。日惘惘如醉。無以具炊。漸至寄食戚友。尋且無哀玉孫而進食者。每聞兒啼索乳。酸惻心骨。則抱兒乞鄰稀餔以哺之。見者爲之太息。久之益不支。不得已寄兒於人爲養子。時屋宇已易主。更無棲止。則朝村暮郭。傴僂擔敝篋。行乞於途。居然丐矣。顧不忘婦耗。後偵知婦抗節縊者屢。皆不死。六惡之轉鬻遠商。以去。乃心灰氣盡。擬就縊於六居。然尙不決。

距郭三五里。有浮屠氏之宮。一梵宇零落。僧徒闃如。斷壁頹垣。當日雄麗之規。猶約略可辨。兩廡垂傾。殘柱支撐。森森亭亭。類敗荷之蓋。泥偶殘缺。顚仆如戰場之死卒。斜日漏光。被偶面閃爍。作滲金色。尤慘淡可怖。正殿稍完。畫壁剝落。黝黯如水田。如斷漆。積塵盈龕。佛面則蛛絲雀糞。如面幕。如纓絡。粘合不可遽晰。而金容

雨漬。條縷。蓬然。恍表。其慈。悲之。淚。長日寂寂無聲。深邃幽杳。有則。惟蜂。喧。雀。鬨。或敗葉。墮。階。迴風。一。吹。颯。颯。捲。舞。入其中者。沈默。寂。寥。歡。悰。都。盡。或偶。聞。霜。鯨。則。懼。然。覺。此。鐘。聲。詔。人。似。謂。此。沈。寂。之。光。陰。隨。聲。以。去。時。當。嚴。冬。林野。肅。慄。天陰。暝。作雪。意。此。寥。蕭之區。臨之者乃幾疑。爲鬼。窟。日者。暮色初起。一丐。佢。儷。挾束草手陶器而入。更有一。燼。餘之杖。出其。脅。際。衣零。落。如。綴。木。葉。乃。類。上。古。卉。衣。製。面則泥土。滲和。惟兩目。灼。灼。猶依。稀。可。定。其。爲。眼。官。縮首如。蝟。鼻吻。嘻。呵作。響。而走乃絕迅。入正。殿。止於室。隅。藉草坐。息。探。器出殘。餱。啖之。蓋。卽。何。也。須臾村。柝。漸。繁。羣動皆息。殿。暝。黑如漆。乃起。覓殘葉。斷枝。積。爇之。得少。暖。且借。餘光。光。暗。不。充。室。而隱。約中。偶。像。森。立。乃如。趨。走。相。顧。語。見之毛。戴。俄。燼。息。洞。黑如故。卽。跪。曲。暝目。坐。意將。覓。夢。而萬。緒。紛。乘。苦不。得。交。睫。俄聞。殿後。老。梟。咯。咯。作。老。人。咳。風實。衆。竅。如。咤。叱。如。嗚。咽。焦。灼。間。忽。遙聞。婦。呼。兒。聲。似兒則奔就其母。母則約略。呵數語。遂寂。則大震動。於是。諸。念。坌。集。續。續。相。生。潮落。不已。則。歷。歷。思。家。未。落。時。固温飽以嬉。妻

孥團聚。今何如矣。復、歷、歷、思、浪、博、時。何乃以祖父數世。辛勤血貲。盡擲虛牝。至若敖氏之鬼。行將就餒。卽披頰數四。又、歷、歷、思、及、阿、六、縱、博、時。重陊深陷。機械萬端。如置媒捕雉。如竭澤以漁。則悲憤塡膺。淚雨下。繼、更、歷、歷、思、及、妻、被、奪、時。狀甚慘。骨肉生析。極天下之至痛。九幽無此寃苦。則大恨。憤火中燒。幾欲奔攫。立糜其骨。少間蹶然坐。搥地大叱曰。阿六汝莫喜也。無德。不報。吾有以處汝矣。自是何念念欲報六。苦無械。則日積數文。旬餘後。得一七首。日偵六。數未得間。一日遭於途。刃未及施。六素狡。遙矚其狀。兇獰疑焉。潛備之。及接。何爲六所仆。掉臂去。然自是稍懾。出入必以伍。而何志亦日以堅。

時際歲暮。高寒益酷烈。長日陰雲。掩互相逐。未幾大雪。數日未已。朔風刺刺。裂濕雲。時透蔚藍。陽光隱約。作三日新婦屏角窺人態。纔露半面。旋復藏匿。一日雪初霽。杲日融融。光所被處。明皎如積玉。照眼生纈。凍雀羣噪檐際。或跂足。或晒羽。爲狀至樂。迨午。檐雪漸融。滴溜所凝。稜稜如玉筯。或似玉龍之髯。垂垂下逮。以待人。

攀者。時阿六廳事中。默無聲息。惟聞壁上時鐘。機輪軋軋。并爐上瓶笙微沸。沙沙作響。中有一人。挂頤坐案左。深顴削頰。濃髮覆額。望之如植鰭。案置紙契一。壓其半於珠盤。似方經核算者。其人目注壁鐘。視長針徐徐輪轉。右手指互相屈伸不已。而脣吻之翕闢。若應絃赴節。微自歎曰。事且奈何。俄六自屏後。徐步出。視客若無覩。洋洋然自就榻臥。榻置阿芙蓉煙具。則徐徐燒之。燒已而吸。颼颼有聲。煙縷縷出吻際。瀰漫一榻。已而仰面。徐吐餘煙。或作濃圈。相逐直上。狀至暇豫。忽睨客曰。若何事久溷吾權。子母久息一例。金錢中寧有情誼可言。彼慈善家惺惺作態且捐母金濟貧。何論子息。然我非其儔。語已乾笑。客曰。子金曷敢望。無獨不可稍殺耶。六慍曰。我何事強若。出貸者固不乏人。好自爲之。嬲我奚爲。此等婆子口舌。徒喋喋耳。卽起攫契擲客懷。作勢速客出。客知望絕。則悉如六意。置契持金。含涕出。

客去。六仍就榻臥。且自詫曰。世乃有以甘語餂阿六者。大奇。忽思及貧時。頗蒙此

客推解故未至塡溝壑且曾積竊日者爲捕得捶幾死亦賴客以免今彼貧而即我乃不念疇昔周旋竟遭剝勒思及此覺不可爲人於是平旦之良忽萌一隙理欲交戰者久之俄而理勢絀更思及某負息若干某押產若干某歲暮用窘田廬當售某雛騃嗜博可以挾誘以我手段諸緣輻輳金錢進且無量則忭然自喜方婆娑作勢間一人聳肩入就六數語六笑僞搖首曰諸務方殷奚暇作狹邪遊無已汝於日暮俟我於彼其人唯而出

殘冬晷短俄已將暮長衢積雪受斜晷爍皜奪目已而阿六皮冠羔裘著油屐以出而神氣蕭索若不自聊行數武停趾以思時復狼顧俄出長衢先是附郭倚門婦名阿瑣者素庇於六顧名不隸妓藉六則時飾瑣媒陷騃豎從以取利及何之博於六家故招瑣侍局色授魂與使亂何意日者何醉逕擁瑣就別室六與其徒破扉入僞云汚其親串刃詞至數百金故資竭至受愚質婦狎客之就六語蓋瑣之招也六自與何搏恆惴惴莫敢獨出茲以高寒嚴雪街衢杳人迹冀何或無出

且阿瑣僅隔城垣。食頃已達。遂昂然不爲備。比及城間。遙矚暮煙嘆合中。一人于于然來。猶不爲意。俄相遭橋畔。睨之。藍縷不可以目。傑然丐也。麻帔覆首至鼻。不辨面目。心稍動。方匆匆過。其人忽佇立。揭覆呼曰。阿六。別來無恙。吾以汝畢世莫出。乃在此耶。語已縱笑。聲至尖厲無倫。大驚回顧。則何也。面鐵色。目光兇獪。熛赤如火。支體柴立。顧此時則淩厲無匹。匕首凜然近脅際。六悸愕間。側身飛足。蹴何腕。刃落而履亦脫。乃墮橋下。何健進。搏六項。六則拳揕其胸。俄同仆互擊。宛轉間。偕墮橋下。其聲鬨然。六仰而何伏。忽回手得六墮履。卽以擊其顱。一下而顱孔七五。血激如噴筒。臙脂斑斑濺雪中。乃鮮妍無匹。蓋履底鐵釘齒齒。用以陷泥者。六創巨。漸不支。已而息絕。何復縱擊至顱糜乃止。時鬨久人集。亭長輩縶何首官。旋亦瘐斃。而楊氏者猶不忘故俾商贖何子歸。卽習賈於商所。尋爲授室。遣歸延何脈。每言及何以博敗。猶涕不可仰云。

退卒語　蠻兒

溽暑既屆。薄言旋歸。乃買舟江上。舟身不拓。又百物叢立。隙地益狹。日光炎炎灼篷背。頗苦懣悶。故日中僅有偃臥。醒後腦力昏木。則益形不快。迨日之將夕。驕陽殺其凶燄。維舟岸次。於時。新月乍吐。清露欲滋。涼飈穿櫺來。襟袂頓爽。爰噱譚樂笑。以資排遣。搭客某者。向曾習營伍。今已改業小懋遷。道其昔年事。滔滔不已。音吐剛亢。如睹河朔健兒。橫刀勒馬。氣概舟居多暇。取其語。稍稍編撰之。命曰退卒語。

客曰。方光緒二十九年之夏。雲南屬之廣南府。游勇不靖。劉統領募兵於沅州府。吾沅子弟。頗多從軍者。余亦與焉。廣南既平。又以臨安府爲周大麻子所占。遂迴戈更進臨安。先是周大麻子者。臨安人。世業金鑛。居山谷中。富貲財。慷慨好交遊。以是人之來往其門者滋衆。又與大官通呼吸。故道府下。遂無敢有正眼覷者。而其名乃益播。雖間議捕。然皆畏縮不敢往。有魏統領獨奮然曰。嘻。一匹夫烏敢至是。是欲反耳。彼文吏不習戰事。吾部皆勁卒。擒此小醜。直捕鼠耳。捕之。朝廷以我。

能鋤奸民吾功乃滋鉅遂率所部往而其部下亦驕蹇好大言未至輒揚言路衢風聲騰沸致周聞知周乃先發半途截魏魏敗周勢益張又分所部寇各地而自入臨安於是省中大吏議進勦鐫魏級乃檄劉統領往卽吾軍也吾軍定議先平各地而後攻臨安

距臨安百餘里爲戚家壩繁富稱臨安最匪窟之築士牆爲捍衛匪捍甚急不得下凡攻三日吾軍後隊乘交綏正殷時出匪不意縱火其後焉匪驚自潰乃下於是吾統領乃榜示安民謂凡良者各歸其家務厥本職詎餘匪仍不自戢咸冒爲良挾兵夜出騷擾吾統領遂謂此地人心大惡非剿殺無以示威乃下令大殺自此令出吾輩乃大忻悅人人皆雀起日以殺人爲事嘗一日自晨起至日昃殺不息營官見過其當令止歸遣人報功營官曰今日何報爲人人皆有功也又吾輩旣殺人則懸其元於槍端歸獻俘於統領纍纍者覺甚累墜統領則笑罵曰蠢哉若輩似此人能負幾首級胡不割取其左耳懷歸乃至輕便也吾人始恍然咸知

割耳之爲便矣。其有不得首級者。則亦取良民之耳割之營門之外。流血殷地。如赤瀋。齒骼狼藉。則呼殺餘之人掩之大殺之餘則繼以掠搶若牲畜若絲綢之衣服若銀錢人人無弗得者又此地富烏銅嘗入一家烏銅鑄阿羅漢像十數以無用棄之至今猶以爲可惜云掠搶之餘則舉所謂莊嚴樓閣輪奐第宅一炬而燼之如是戚家壩稱平息矣。

雖然被殺之人雖多亦有垂及刀下而仍能逃其餘生者一日營軍某擒一人其人立不跪營軍遽抽劍斫之及辮髮而劍曲如弓不得入適營官某見之呼曰此人或不合死曷詢之則鐵路局副辦也乃釋令去又掠搶之人雖多亦有不皆得錢者吾友某頗傀碩每見吾輒嚬蹙曰吾友吾滋弗幸乃不一毫毛得所得不過一首級之五兩銀而已由是觀之人之生死錢財固不能豫定也。

戚家壩既平乃赴臨安日行二三十里沿途亦小小掠刼五日乃至凡圍攻八日城中忽來數老人請降謂周大麻子力足抵禦顧渠最孝其母謂兒當身爲城人

請命毋令城人受虐周遵毋命故降統領不敢自擅乃稟於省大吏遣一藩司挾新府縣各一至受降令毋擾居人毋許軍士入城惟取城中首領八人誅之八人中謂周大麻子在焉然吾輩皆不識周眞贋固莫之辨吾意周能以恩義結人或贋也茲事亦無涉吾軍其府縣既視事乃放城中人令出各歸其鄉惟留里正保甲等不聽行逮城人出盡乃取里正保甲等詰之令一一指其鄉人之良莠者誅之良者安焉嗟乎其計巧矣然良之爲里正保甲誣罔者固自不少

自軍士不許入城之令下吾輩咸大失望先是吾輩在戚家壩得絲綢物無算統領謂吾輩破臨安後白鏹恣所取何顧惜此累墜物乃皆焚之詎至是略不一得肆無已惟日伺城中人之出者搜索其身名謂查其挾兵否實則得銀則攫之遇婦女則入以游詞遍摸索之雖不得銀良足快意

至是而臨安平都凡半月遂歸省至省則嫖賭匪不爲舉軍若狂蓋自戚家壩回後無不得六七百金而欲懷歸爲事乃滋險則無寧罄所有恣其意之爲愈嘗有

欲以金歸者。其與不協之人。遂思中途截取之。又有某人。挾數百金。極警謹。遇博略不一瞻顧。人終莫如何。一夜某酒後。人以博具進。某欣然從。卒盡傾所有。以是故能以金歸者。十不一得。大抵吾輩之樂從戰事者。凡以金錢也。得金錢亦快意而已。初時臨安戰事。統領意雅弗欲。以渠年事高。營菟裘以終老。何樂事。此其行也。蓋吾輩慫恿成之。

嗟乎。今距往事。又六七年。每憶前塵。正如嚼橄欖。有餘甘焉。今雖久不習。然壯心猶在。聞鼓鼙。尚躍躍思動也。

蠻兒曰。客言止此。吾國軍人。大略如是。並無足奇。所謂賊梳官篦。初非誣罔之詞也。方客語時。余間語以國人相殺。非英雄事。能與外人敵者。斯佳。客亦點首顧終如東風之吹馬耳。須知此輩素無教育。其貨利之心。已屬固定難移。今遽欲與之別置一心。詎非難事。近湖湘間多巡防軍。則皆此輩也。抑吾聞往者某某等大官則必有敢死隊。若而人所謂敢死隊者。則必其一無紀律。恣睢暴戾。叫囂隳突。匪

所不爲者也蓋非如是則亦莫之敢死夫同一軍也而獨別此爲敢死則必彼爲不敢死矣噫

冤禽語

用情之難至家庭之變而極堂上簸錢柳梢月上不獨播爲口實抑亦愛河風起孽海潮生令身親其境者飲恨吞聲椎心泣血常覺埋愁之無地也然正有飽經霜雪枯葉猶青委曲蒙翳輪囷如昔者雖終怨女未惑金夫且拯人於危益標風義余草此不禁爲之於邑靡既也

綺痕者爲顯宦某公之令媛鏤玉爲肌蒸霞作臉慧美之譽方諸班左殆有後來居上者某公抱伯道戚得掌上珠事事以男子事勖之讀書十行俱下援筆爲文與壇坫名流角逐未嘗作第二人想年及笄矣顧影翩翩飄然裙屐人皆誤爲千里駒也幼失恃某公多內寵女曲事諸母咸有禮意家人莫不愛而敬之女雖多文字交然躬潔冰雪夷然清皓尤足弁冕一時

渤海黃公通家父執也初入宦途欲自結於某公過從甚密宅眷亦如戚串往來黃有子女各一子名貞幹號楚材少與女亦爲翰墨交及笄則蹤跡漸疏女曰影娥與綺同庚眉目如畫秀骨天成見者輒疑爲姑射仙人綺痕寡姊妹因而姊之情好彌篤雖連理花不及也黃忽調關外某廳地僻人稀不欲挈眷往因舉子女居停於某公宅一妾亦隨之綠楊兩家平分春色自是綺痕無兄姊而有兄姊矣樂甚

鬬草同游拈花並繡綺之與影相得可知而執經問字數典就正者必於楚材是賴焉楚材美丰裁善詩詞學極淵博長綺影二齡弱冠尚未足也某公亦深契之凡筆札往來稍涉疑難則必挽黃公子相助爲理公子殫精文史旁及科學靡不通曉方欲搜輯古人治法之本原學業之綱要引繩批根日手一編孜孜不倦某公甚器之嘗曰吾惜無嗣續得恆與士君子遨遊獲益當復不淺雖然君猶吾家竹林諸賢也幸勿貽笑楚材唯唯綺痕知楚材學問議論卓絕一郡意不能無動

既絳帷問字滄海曾經兩人情緒如游絲颺空神光入目乍合乍離不可捉摸雖蓬山萬疊而靈犀一點早如微波乍通浸淫瀰漫於心電中而不之覺矣

兩情既鍾時通尺素郎詠洛神妾歌柳絮唱酬之事殆無虛日焉既而女謂生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焚尾春光抑何可惜芳華不再吾輩正宜努力耳戀戀墜歡瞬嗟遲暮豈惟有乖妾意亦且爲君子羞幸卽圖之生若有感瞿然而起曰高情密慮實篆五中日前折梅驛使已把春光馳書關外第不知嚴父對此當作何語耳好消息頻來佳期行復不遠準備月圓三五也女遂赧然不語以目視生忽小婢隔花窺伺翩然而別

玉關使至璀璨隻魚生展讀之知黃公十分滿意但云不知某公意何如耳兒輩好自爲之如獲俯允則所佩玉蟾蜍係乃祖傳世寶物可暫作聘禮他日老父歸來行當納采問名慶佳兒佳婦也生如奉丹詔喜不自勝急犇告女女亦竊幸影娥已知之調笑備至女羞澀求恕婢媼或戲賀之方謂事已大定鴛盟夙訂鸞信

非虛某公一諾千金殊非難致也

生挽父執進言於某公某公亟稱生才調之佳而以貧故有難色蓋黃之出塞也假公千金壯行色屢索逋不償父執固知之因言生必顯區區家計不足挂齒煩他日恐突飛我輩上也某公無以難乃允生名列榜後方締絲蘿女必不字以待父執知某公苛於相攸亦遂不事相強嗚呼孰知楊稊初生春潮險惡雀屏不設魚網橫施鳩鳥無媒偏善淫以謠諑鴟鴞何物乃毀室而取子人心如面禽獸幾希誠有令人不忍言者

先是某公晛黃公妾徐娘風味大勝雛年因設計通之果獲如願金夫不躬貽羞中冓楚材不知也影娥微洩於女女憂之然不可告生遂轉求影娥諷其庶母俾稍斂跡恤物議影娥貌美心慈且長厚婉淑年又穉不解世間狡詐邊幅事果如女旨告黃妾而不意妾之大恚也妾故倡狡惡如黑心符聞影娥語不露聲色翻慰謝之影娥方幸己語有效坦然不疑丁此時也生方以求婚之議起曲意事某

公影娥亦以女與己厚不日行作姑嫂脂粉簡編歡笑無極不屑屑以前語告生故楚材終不知某公有淫亂事

影娥以女之臥房較己室軒敞晶牖雕闌卉木明瑟絕不沾塵俗氣因日往從事焉刺繡弄翰無不於是女亦非影娥不樂爲之特設几案一日不至則女必過其室牽衣拂袂相將而至或微倦小憩女亦爲娥設榻或聯牀夜話焉如是已年餘及妾事發影娥益久留女處不願返室

一日妾謂影娥曰我夢不祥將禱於某寺室中無人爾盍歸守影娥諾之日中而妾去午倦無聊間弄楮翰忽某公翩然入影娥在女家久常晤某公且某公亦鍾愛如己女諷綺痕令拜爲義女數月前事也自此時晤某公晤輒津津談故事或詩詞某公雖不風雅然文字固通順嗜閱說部口若懸河影娥每樂其講演某公亦甚注意談必令解頤以故影娥常見某公第必與綺痕偕未嘗獨對也是日室無他人影娥起迎某公讓之坐以司空見慣且尊卑分定不引爲嫌遂娓娓語不

倦自寒暄以及室中陳設書籍名義問答良久影娥呼婢瀹茗進某公款洽甚影娥以父執愛己談笑樂甚既而某公去影娥天眞爛漫絕不以爲意自後凡娥在室某公無不來情形漸狎時提衣袂問厚薄噓寒慰暖或掠其鬢以評整亂影娥一未鑿沌混之天太璞自完孤芳獨秀又以父親遠客他方早失萱蔭肘下誰依萊衣莫舞幸有老人愛己不覺以孺慕之至誠報答龐眉之長者嬌柔片玉我見猶憐不謂毒蛇猛虎老而彌奸不惟不鑒其苦衷且益以蕩其佚志孽哉眼前荊棘跬步戈矛誰謂人心尚可問者

惡膽彌天淫霖淹地某公竟欲以摩登冶術蠱此娟娟摸索無遮辟咡任意慣親薌澤僞作慈和眩惑之狀非楮墨所能形容影娥始覺有異亟避匿綺痕處者月餘然以老父嫌疑更於己之名譽貞潔有礙必不可告其女遂含忍焉無何綺痕偕其舅姑往外家一宿旬餘而滔天之禍不可救藥矣

惡妾奸謀日逼日緊謂影娥曰吾以某日往道場某姨與偕夜必不能返汝可宿

吾室中饌衍多珍物恐有變非是不足以資守護也汝其勉之影娥以爲信然遂挈婢同宿妾室中夜變起影娥疾呼婢無應者蓋婢本妾黨受某公金遣去已久也無何女大號泣然去他室遠如石投水某公忽挑燈起曰吾以爲庶母也誤矣奈何雖然事至此天也爾能包羞吾當以爾爲繼室須知吾正位猶虛也女第泣目盡腫某公亦不去淩晨而妾歸大呼咄咄怪事蓋欲揚聲以刼女也女終號痛無言婢媼皆知之囑勿宣於楚材且不令人告綺痕自此影娥抱恙呻吟牀褥不復至綺痕所綺痕歸問疾評藥一日數至絕不解致此之由但覺影娥眉蹙神頹如有重憂思之怪異而已

黃公函至言某公俠義可風閔故人遠宦已爲加捐道員量移豫洛感荷無量促楚材代攝衣冠泥謝旬餘黃公書又至則言某公未有主饋愛吾家影娥淑婉願聘爲正位屢函求懇重違其意業已許之楚材不勝詫異雖非戚族名分攸關年齒不倫豈堪作偶且吾妹十七齡耳寧乏快壻而必屈從耆艾之人老父利其貨

借不顧青年之寃鬱且安知非某公之奸計吾向以某公愛才今覘其行爲多欲而陰險鄙惡非善士也吾父奈何不思是不可不諫雖失官貧窶不能恤也乃致書力爭黃公勿許但云爾料量嫁事可耳胡饒舌爲楚材大驚而某公之聘書至矣生欲卻之妾起大噪責以父命楚材夜見影娥而告之故且問所願影娥淚下如綆糜始終無一語楚材太息流淚執影娥手而呼曰命也夫自是楚材咄咄書空神若迷眩

某公摒擋家具爲娶婦計有日矣是時楚材以避嫌故久不與綺痕晤見事急乃通函綺痕泣求援手中有云燕婉之好未成戚施之譏忽起楚弓固未計得失谷蓰何忍其仳離綺痕得書大慟泣諫父父怒謂何與女子家事且聲色俱厲語語射及楚材綺痕知不可挽終夜泣始得其情於婢媼急詣影娥自責且長跽撾頰曰妹負姊矣影娥欲以翦刺喉綺痕大駭急囑婢媼守之自是不敢復詣影娥綺痕賄婢媼晤楚材於園廊告以不可爲之故各掩泣無語楚材欲急去綺痕不

可。曰、君宜視成禮而去不然恐有變楚材然之不一日而變果起。

某公揚言於同寮曰某日吾納寵黃某所贈也絕口不言女妾亦令婢媼語人曰主公命女侍公巾櫛固不敢以嫡禮自居也楚材聞之憤甚眦裂髮皆上指襆被去之關外泣諫黃公欲訟以求直黃公始允作書詰問力阻控訴既而消息杳然不得要領楚材遁入都控某公於京兆尹尹行牘訊問某公力辨非黃女黃乃取他人女相贈耳且楚材欲奪之故誣控云云尹得某公厚賂返逐楚材不理楚材彷徨歧路焦憤百端既羞且恨自謂官場無皂白欲求伸於此爲計已左不如去之他日學成再覓此獠可耳琴劍飄然不知所往。

綺痕聞楚材遁去大慟仙源可接罡風忽吹咎實在我其又奚辭從此鬱鬱不歡寢食俱廢某公急以之字貴宦之子某合巹有日矣綺痕佯狂求爲尼某公斥不理且施禁錮斯時影娥亦發神經病自食其穢某公厭惡之囚諸木屋戒婢媼勿與食意斃之也綺痕侍婢憐之私納橐饘某公乃以綺與影同禁錮而異其屋影

娥私寄父一書淒絕動人不類狂者

泣稟者娥聞勞苦倦極而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今娥非特疾痛慘怛耳淚盡繼血心死如灰終不自信尚在人間世也雖然事起以來但聞人之以父命刼我而未嘗奉父一手筆將信將疑不知果爲父命耶抑出於人之刼我耶娥性恇怯誠篤不能當此變事毒蛇螫臂壯士斷腕娥聞其語耳女子善懷終不敢一試哀矣坐是娥入阿鼻地獄矣娥亦願怨懟而死然娥父之女也父必愛我何爲以不愛自居忍辱偷生欲一覘我父顏色雖死不恨今兄又不知何往矣嗟乎我家以我故父子兄妹不相顧夫己氏固忍人我實招尤耳回憶受侮之日一死以謝萬端因緣無由而生我不能爲壯士我之罪大矣噫嘻我之夙孽深逾滄海不知何日可以自脫雖然娥可自決父一顧我或與一手筆卽娥瞑目之日也呱呱如在抱中娥之不能蓋可知矣頤養多福勿以念女傷懷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求慈察

一日影娥自經死綺痕勿失所在某公祕之不告人也某公有族子曰慕連者向與楚材善自楚材之去侘傺不歡遂渡東瀛爲求學計偶宴於新橋紅葉間瞥睹一人雖已易服而狀態可識從窗下過儼然楚材也亟呼之已不可及然自是知楚材在三島間川意蹤跡之果得之於某校聯牀夜話楚材泣不可仰慕連因歷述綺痕之守貞不可負渠勸楚材通函楚材泣曰何忍與仇人之女結婚雖然渠之情實不可負吾誓終身不娶可耳若室家之樂恐非吾福吾念家難亦終不願有此樂也遂不作函慕連代修一檄以報綺痕自是楚材不恆相見見亦愀然有憂色瘦損枯瘠如老瞿曇人皆疑楚材憂國殆激烈派而不知非也

紅線隱孃俠風未絕慕連逆旅中忽一女子相訪後隨一男子云係兄妹慕連出視之赫然綺痕也大喜問男子何人慕連知綺痕無兄頗駭其喪節有桑中之行綺痕曰兄試猜度當係何人慕連蓋不甚識影娥且聞其已死絕不計及其人故反覆審視終云不識但知一美少年耳綺痕曰此卽吾姊而又吾母者是也慕連

大驚綺痕代去衣履則儼然好女子果影娥也因述影娥僞死之由及偕遁之情實慕連方悟乃覓別舍館之急往告楚材

楚材忽不知所往詢同校友則曰前月結伴西遊此時非在英倫即金山壇島間耳慕連嗒然因登新聞招之年餘不復至綺與影俱就學於女校期以三年後遊英美必得晤楚材而後已

約二年綺痕忽得一書略言卿之於吾兄妹間可謂仁至義盡矣鄙人亦具性情寧無感激與卿爲偶正所謂求之不得三生實幸者也特以鄙人自家變以來百憂薰心萬愁難遣已無家室之願曾於慕連函中代致區區不謂卿之愛情石爛海枯緜緜不絕鄙人逖聽心脈怦然夫用情之難至我與卿而已極前此大變怯士髮指是以鄙人椎心割愛急赴天倫之難不謂事成畫餅氣憤塡膺進既不能退又不可乃浮蹤海外冀得一當爲國捐軀外此非所問也卿竟爲鄙人若此吾妹亦得脫離虎口何幸如之卿之至情鄙人當一死以報他日有黃某其名因國

事而死者即我是也卿如念我當以一盃濁酒爲奠言盡於此前途努力綺痕得書痛哭不已慕連方慰藉之勸以畢業後徧游全球必得與意中人遇綺痕頷之一夕綺痕忽挈影娥他去不知所終

恨人曰余友狷公歸自關外爲余言某生之佚事如此遭逢家難奮不顧身至抉胸陷脰以求一逞雖其事或未必盡軌於正其遇亦可傷矣余獨怪夫篇中之所謂某公者襲富盛之勢長淫昏之惡蒸報虐亂視爲固然禮失求野獨一二用情兒女尚留正氣於天地間悲夫微哉君子於此足以覘世變矣

病後之觀念

朱樹人

話說有一個少年文士叫做脫拉威新害了一場大病有一天醫生達門君許他起牀他把鏡子自己一照不覺失聲道形容大變了你瞧啊怎麼面黃肌瘦眼目紅腫啊我病是寒顫發熱晨昏譫語醫生用了芥末膏把我胸部背部熨灸了幾回這病叫做肋膜炎(華語刺肋傷寒)原來不是輕病却不想病了半月就做到

這麼樣。如今額腦空虛。渾身乏力。還有右邊肩胛骨。也痛的緊。這就算愈了嗎。不怕中變嗎。今天早上。醫生滿面歡容。說我病勢已妥。許我起牀。他這話可是哄我。他說病勢妥了。據我看來。還遠得狠哩。可恨這過不了的寒冬。隔了玻璃窗。望着雪花慢慢的降下。好不苦悶。劇欬至今未止。手帕上還有血痰的痕跡。照這樣欬個不休。怕不要變成肺病嗎。脫拉威君今年纔二十六歲。他歷盡了艱難困苦。纔得頂出頭來。却教他一病不起嗎。他這時一個人坐着拷火。心中愁悶。想起從前慘苦的歷史。他的母親是個寡婦。擔任幾處寄宿學生的風琴唱歌教科。手裏提着一個蠟布包。身上穿着窮苦婦人的孝服。終日往着巴黎各學堂。東跑西走。一雙靴子常常拖泥帶水。而且常受馬車的顛簸。把兒子送進音樂學校。想培植他成個樂工。他還想到那時住的是一座狹小的屋子。他每天回家。見他母親從學堂裏回來。便急忙的走到廚房。預備晚餐。連帽子也沒功夫脫下。他這帽子。經了雨淋日炙。顏色已蔫黃的了。他父親原來是個武職。自從出戍之後。他母親一向

是勞勞碌碌。後來他父親墮馬身死。遺下少年寡婦。却沒受過國家優恤。後來他母親積勞病故。他那時不過十六歲。既無親戚。又無監護人。就在劇場樂工班中。充當大胡琴師。掙幾個錢來過活。但是每天只有四十蘇的薪水。（蘇法幣名佛郎二十分之一）窮窘不消說了。他這時那裏想後來有好日子過呢。那知他所作的一首曲子。却被那一個有名歌妓叫做哥弗門看見了。眞是愛不忍釋。便到處演唱。他的名漸漸噪起來。後來有一個喜劇館主。在音樂會場遇着他。問他有無著作。他便獻出新撰的一部劇本。名叫星夜。詞曲精美。樂譜也塡就了。這劇本裏頭。他把年少多情的一番心緒。都寫了出來。到了演唱的日子。觀客喝采聲贊歎聲鬧成一片。他的聲名從此大噪了。明天的日報第一幅插圖中。就是他的肖像。巴黎士女。個個歡喜他文雅活潑的相貌。戲館主送他一千佛郎的銀票酬謝他。他拿着這銀票。向賣花婦買了二百佛郎的鮮花。到母親坟上拜奠。他想從此可免困苦。可免寂寞。他一向不解得幸福兩字的意義。從此也能領略些。雖然如

此。他如今却是害着病。且慢講這幸福兩字。一天晚上。他覺身子甚是不適。便發熱起來。日間悶的慌。只是仰臥着。看看平頂板上的蒼蠅。或是數數牆壁上花紙的花朵。夜間發了昏。望着燈光。像是妖魔滿眼。後來病又漸漸好了。醫生又許他起牀。他把鏡子一照。覺得這回病容更壞了。欬嗽依然不止。簡直兒成了肺病。看看窗外雪片飛降。氣象甚是愁慘。却聽見街上踏琴唱歌的人。所唱就是哥弗門唱的一首曲子。他想自己聲名。早已徧傳通衢。心裏好不歡喜。却不想苦盡甘來的日子。偏要病死。譬如船覆溺水的人。千辛萬苦的凫水過去。纔近了岸。却被一把快刀砍死石上。天啊。你這麽不公道啊。明天醫生又來診病。聽聲切脈。仔細查了一回。脫拉威君這時又着兩臂。在牀上坐着。急忙的問道怎樣了。那醫生是個有經驗的人。看他目光愁慘。早猜着他有怕死的心。從實說道。不瞞你說。你這病只要靜養兩三個月就愈了。正午時候。不要勞動。你還有幾個錢。何不出外走一趟。倒是狠好。却不要到尼斯去。那地方是巴黎人聚集之所。你去和他們游嬉徵

逐。怕要把身子攪壞了。這養病的地方。但要僻靜。又要陽光強盛。論到這往來的人。就是村嫗俗客都不要緊。我明曉得你們少年文士。終想在交際場中求個榮譽。如今却教你和這般人往來。自然乏味。但這是養病的時候。管他甚麼。你是個明白人。依我的話。還是到阿美里（法國比利牛斯東部山系賽來縣之村名地近西班牙）去好。這地方坐落比利牛斯東部山系。那邊有個山洞。彷彿非洲氣候。北風被山嶺遮斷了。全然不到。而且蘆薈夾道成林。風景也好。却只有一個軍人養病院。英國人住的却不少。你閒着。好去看看羅馬時代的古橋。還有山峯瀑布和罌粟花之類。件件爽心豁目。我從前去勾留了幾天。曾到咖啡館一走。物價還便宜。如今快到三月了。你且在那邊住過四月。等到回來的時候。怕不成個肥胖孩子。還有西班牙村詞俚曲。也好帶些回來。你道怎樣。脫拉威君聽了這話。好像絕路逢生。歡喜說道。你說的不差。正午時候。或是完全休息。或是上了街。頂着太陽。緩步徐行。這都使得。你道出外的好。却該幾時動身呢。醫生道。過兩三天就

去罷。到時我還要送你上車。諸事替你安排。這路程却不少。若是一徑乘着汽車走去。身子怕要乏了。不如到了卑爾比仰車站。暫作勾留。我寫一封介紹書。給波斜德伯爵夫人。請他招待。他從前害了險症。是我替他療治的。但他是熱心奉教的人。他的女兒和母親一樣。禮拜堂是常到的。跳舞場却不常到。但這干你甚事。只要他們能助你一臂就罷了。脫拉威君拴束行李。就是一個箱子和一條被。雖然還沒動身。只是這個形式。就弄得他十分高興。他那天下牀站起。對客談話的時候。比前幾天長久些。彈了一回洋琴。看這光景。已耐得住二十點鐘的快車。十分病情。早去了六七分。到了起行的日子。醫生果來送行。照料一切。他坐着頭等客座。脚下温着煖水壺。膝上蓋着一件大衣。皮包裹裝着一本英國小說。一瓶波爾朵葡萄酒。一塊嵌肉麵包。站司催客上車。醫生把呼吸新鮮空氣的話囑咐一回。又道了順風。下車走了。這是哇來恩斯車站。車初行時。走的甚慢。須臾就風馳電掣的一般快了。早見煙囪裏透出的煙煤。花朵似的四處飛散。一會兒到了土

堡。回頭看時。菜園都在背後。脫拉威君時時揩抹玻璃窗。望着一片曠野。只見平蕪綠草。羣鴉亂飛。從雲霧中望見遠遠的山光。仰首看時。曇天一色。心裏狂喜。欬嗽也止了。午後天氣晴霽。過了羅亞爾江和一道沙灘。又流連亞波多山水風景。天空現出一角蔚藍色。傍晚天更晴了。到了波爾多。瞥眼望見港口。正是夕陽西下。把船隻的桅桿映作金黃色。脫拉威君心曠神怡。也忘却自己是個病人了。晚餐已畢。便昏昏睡去。睡夢中聽見汽笛響了二三回。知道已過二三站了。直到東方發白。他纔醒轉來。望見一座啓明星。像金剛鑽一般。精光四射。這時已到法國的南方了。推下玻璃窗。覺得空氣的溫度高了。青果樹葉子已是放辦。街路乾燥。塵埃飛揚。北方人見了。心裏有些驚異。一會兒車中人開了車門。叫道卑爾比仰到了。脫拉威君下了汽車。四面眺望。只見西班牙古式城堞。路旁楓樹。被一陣西北風吹過來。深深的傴僂下向。須臾坐着一輛馬車。行過浮橋。下了客店。這是他從沒到過的地方。只想出去逛。連吃也沒心緒了。便一個人坐着一張骯髒的桌

子。這裏的肴饌。就是用西班牙烹調法。拿來一塊乾餅。好像二三百年前古董。硬的連酒也浸不軟了。他匆匆吃了一頓。便去找那波斜德伯爵夫人。這夫人住所。離客店不遠。却是一條七灣八曲的小街。路上也乾燥也潔淨。像大水沖過的一般。他到門首一瞧。只見一個狹小屋子。活像一個監獄。兩扇圓門。門邊一條鐵鍊。早已生銹。一扇門開着一道口子。一扇門像是永遠不開的。他站了許久。門纔半開。走出一個傭人模樣的婦人。頭上戴着教式的帽子。一雙死板板的眼睛。脫拉威君見了。便問伯爵夫人和小姐可在家裏。那婦人答道。都到教堂裏去了。他道我這來不過勾留一日。可有良緣會見他們嗎。那婦人道。我也不知道。他看那婦人一味的冷淡。只得把自己名片。和醫生的介紹書留下。告辭去了。心裏想道。看那座屋子。和那個婦人的模樣。可是閉門不納好得多哩。不知醫生是甚麼意思。却把這女教士舉薦我呢。他纔走了幾步。便撞着一條繁華熱鬧的市街。那邊有一座教堂。外面門房。雕刻極其精雅。門前有一個市集。鼻管裏只聞着香櫞玫瑰

的香味。市集上的人都操着西班牙土語。那些橙子蕃茄之類。堆積如山。還有一個賣花婦。眼睛是黑色的。他買了一札罌粟花。又有一個山鄉住民。圍着紅色帶子。靠着一匹騾子。站着。脫拉威君只管在人叢裏緩步徐行。渾身受着陽光的刺激。足足走了一點鐘。雖然有些乏了。却還是興高采烈。他這回養病到此。不想南方風景。眞是他一劑對病良藥。到底他昨晚沒有酣睡。未免困倦。便回到客店。睡了一覺。醒時。跑堂的送來一封書子。拆開看時。知道就是伯爵夫人寫給他的。裏面說的是今晚請他便酌。夫人知道是時行新曲和星夜劇本的著作家。極願一親丰采。而且達門醫生是夫人救命恩人。也可藉此問訊。信中的語。就是這寥寥數語。信紙上鈐着伯爵的印章。脫拉威君看了。想到方纔眼見的情形。又想到醫生說過夫人是個熱心奉教的人。心裏躊躇道。我是個後生新進初出茅廬的人。一向家況清貧。都是和一般平民往來。從不曾親近貴族的顏色。如今却要我會見這位伯爵夫人。萬一失禮。却怎樣呢。但是夫人一番美意。却之不恭。只得硬着

頭皮去赴宴。到了晚上。快到約定的鐘點了。他裝着得齊齊整整。一徑走到夫人寓所。心裏慌的七上八下。敲了門。那女傭急忙的走出開門。恭恭敬敬。迎進客廳。便道客人請坐。我去回報主人。說着。轉身走了。這客廳裏擺着的傢伙。都是質樸無華。雖然排得齊整。却是呆板。彷彿教堂裏陳設的樣子。壁板也不上漆。也沒別的畫軸。只懸着一個教皇丕克斯第九的畫像。圍着一個框子。極其華麗。畫像上有教皇御書的名字。總之沒一件是有情趣有古味的東西。也沒一些閨閣氣味。這屋子平常終是關着。雖然有燈燭。有火爐。却有一種特別的冷氣。脫拉威君想道。看這屋子裏面的樣子。比那外面已好得多哩。煙囪上裝着兩盞火油燈。中間挂着一座大燭臺。木柴火爐裏。似燃非燃的火。彷彿吃了一驚。問道。今天爲了甚麼貴客。叫我們燒起來呢。脫拉威君冷的渾身寒顫。所以益發拘束了。這個當兒。伯爵夫人走進客廳。是一個長身黃瘦的婦人。穿着寡婦服裝。堆着一頭黑色的頭髮。想他從前也是個暗褐色臉兒。如今上脣一簇的濃毛。簡直兒成了髭鬚。還

有一雙手和一副冷笑的模樣。都覺得森嚴可畏。脫拉威君見了他。幾乎嚇的要走避了。那知後面跟着一個少女。桃顋黑睛。低垂粉頸。雖然不甚倜儻。穿的衣服也不合式。他的相貌。却是意想不到的美麗。就像在博物館美人圖裏見過的。夫人便道。這是我的女兒。喚做德來齊納。彼此敘了禮。一同坐下。夫人稱贊脫拉威君所撰的歌詞。說了一番恭維的話。脫拉威君只是侷促不安。坐着椅子的口邊。敷衍了幾句。夫人又道。先生是明日就要動身麼。脫拉威君道。正是。醫生囑咐我不要勞動。所以明日就要走。夫人道。我們不能久聚。不勝悵悵。但醫生說的不錯。這裏氣候不佳。北風太大。和病體不甚相宜。說着。聽見一陣扣門聲。德來齊納道。主教大人來了。夫人道。可不是麼。今晚請先生和主教大人。一同便酌。這主教一向在外國傳教。曾到過印度支那。熱心教務。不辭勞瘁。如今却退職家居了。他是最喜歡音樂的人。極願一見先生。而且先生塡的曲譜。小女也能領悟了。脫拉威君聽道是個主教。心裏益發着急。一個貴族命婦。一個教會顯職。兩個最莊嚴人

物把他擒住了。他可是上了醫生的當嗎。他初生時節。領受聖禮。那時曾見過主教一回。此後從不曾見過第二回。如今一個命婦。已是敷衍不來。却又要他會見主教。如何是好。虧得這主教。是一個活潑爽快的白髮老翁。見了脫拉威君。殷勤握手。操着南方口音。說道。你在此了。你到南方來。要仗着這強盛的陽光。療養病體。這陽光定要盡他的義務。等到你體氣回復了。還要請你編造幾種新曲。容我們欣賞哩。現在席已整備了。就去坐席罷。說着。飯廳的門早開了。老主教並着夫人的肩。走將進去。脫拉威君和德來齊納握了手。大家坐下。那些肴饌。都是南方款式。也豐盛也精美。脫拉威君初時。還是跼蹐不安。後來却把害怕的心漸漸放下。他想一味的慌張緘默。顯出愚蠢野蠻的態度。豈不惹人議論。看看那席上的人。也漸漸和他親熱起來。個個說是歡喜他。稱贊他的技能。又請他把演唱新劇本那天的情景。細講一番。他便從容回答。興會淋漓。大家狂談雅謔。只聽得滿座哈哈大笑聲。却只是取個笑樂。並無含譏帶諷的意思。他因此心花怒放。便把少

年怎樣窮苦。後來怎樣發跡的話。盡情傾吐出來。說到這裏。夫人說道。照這麼講。先生是今日得名。明日得病的了。老主教也斟了一大杯酒。說道。再喝一杯。無妨病體。這席上最是消釋他疑團。開發他興趣的。不是別人。就是德來齊納。時時偷眼看這女兒着實和他有情。聽他說到興頭的時候。這女兒也是滿面春風。而且一雙長睫黑睛的美目。對着他秋波一轉。眞有眉挑目語的情景。這個當兒。那女傭掇着菜碟子。走將進來。大家正是默默無言。不想脫拉威君瞥眼望見對面一座鏡子。寫出他對着病容的小照。只見顴高目陷。面色青白。好一個少年。竟做到這種樣子。因此他從前恐怖悲酸的意思。一時間轉上心頭。他想那席上的人。不是眞心和他親熱。只爲見了一個肺病鬼。起了哀矜心。所以這麼樣優待他。他們那些貴族。何等冷淡。何等傲慢。他是個窮途潦倒。徼幸得名的人。却希望他們熱心關切。可不是痴心妄想。那伯爵夫人苦苦的勸他多吃一塊雞肉。那老主教伸出一雙肥白的手。斟了一大杯酒。殷勤相勸。你道這就是和他親熱嗎。要知道他

們教中人。見了乞丐。也是這麼慈悲。這麼施濟。分明知道他是個將死的人。行個方便罷了。就是那個女兒。他既然是熱心奉教的人。自然也是這個意思。一個異鄉人。撞見着初次覿面的閨秀。就會討他的歡喜。勾引他的心情。你道世間有這個情理嗎。他想到這裏。把德來齊納瞅了一眼。顯出些惱怒的樣子。只見兩行珠淚。從一雙美目裏滾將出來。看這光景。顯見他猜得不差。好一個天眞未鑿的少女。一向生長閨門。足跡不出鄉里。從不解甚麼叫做愛情。遇着這個少年。便爾情不自禁。却不想少年病態支離。活不了幾個月。就要歸天。他的愛情。彷彿是一個生而不育的嬰孩。這兩行淚。分明寫出他無限悲傷的心事啊。他這薄福人啊。好端端一個老婆。趁着他生存的時候。把兩行淚來送終哩。脫拉威君只管胡思亂想。愈想愈悲。席上人問他的話。他那裏還理會得。他們問了。只用三言兩語勉強回答。幾乎等不到終席。就要走了。大家散了席。他只說身子不舒服。老主教和伯爵夫人勸他珍重。別受了寒。殷勤囑咐了一番。却是這些話。非但不討好。直是討

他的厭。他匆匆告辭。上了街。一路趁着黑夜的星光。摸索走去。心裏只是怕死。怕的渾身寒顫。一會兒像發狂的一般。一個人高聲叫道。我惛了。我惛了。一宿無話。明天起身。向亞美里進發。他在那邊住了兩月。果然仗着空氣陽光兩味聖藥。醫得他體氣回復了。又回到卑爾比仰。來見伯爵夫人。夫人又邀了老主教作陪。設席款待他。席間夫人稱他胃口也強。氣色也好。他這回把各種人物覆看一回。纔看出他的眞相。夫人住的是一所南方狠合式的屋子。屋裏傢伙雖然樸素。起居却是相宜。白髮主教。是一個誠實和平老宣教師。夫人態度雖然嚴重。却時時微露笑容。他這回對鏡一照。也看出他自己的眞相。果然是一個壯大男兒。活的好不快樂。但有一件事。他心裏懷着疑團。你道是那一件。他這回看同席的一位小姐。只管低了頭。對着碟子吃菜。好像有心迴避他。他想道。這可是一位貴族的閨秀。不合和一個技師親熱呢。還是他上回猜他眉挑目語的情景。是他誤會了。這個疑團。到底沒有分曉。因爲他明天回到巴黎了。他在巴黎。却有些古怪。正該快

樂的時候心裏又愁悶起來畢竟是爲了美人的一雙秋水一段熱情兩行酸淚時時到他心裏眼裏他嘆道病是愈了可惜失了這豔福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家庭必備

衛生治療新書

洋裝布面金字　定價大洋一元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爲重要。況近來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類別。區爲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屬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各置一編也。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天笑生編

教育小說

埋石棄石記

二角五分

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界。凡學校諸君。洵宜亟爲購閱。以端本身作則之法也。

小本

偵探小說

七醫士案

一角

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專以解剖生人爲實行試驗之計。不顧人道。莫此爲甚。迨奸情破綻。皆就刑焉。世之滅絕人道者可以鑒矣。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初版

說林 第五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安慶 長沙 桂林 漢口 南昌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雲南 香港 貴陽 南京 關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